

T 855/49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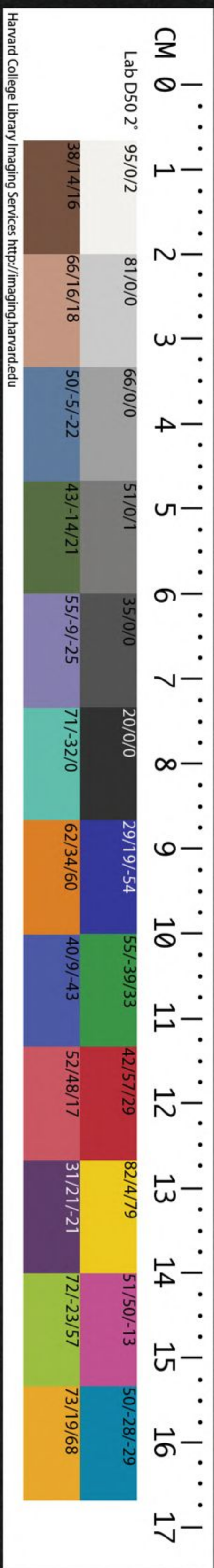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56

自衛西公至孝元曰

四書蒙引

論語



身何助小道一也

四書家引卷之八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俎豆二字因問陳而生夫子既曰未學則在靈公為不當問
矣既曰嘗聞則在靈公所宜加意矣蓋為國以禮兵陣之事
非所宜先○俎豆皆禮器但俎如凡子木為之以載牲體豆
容四升亦木為之以薦俎醢○靈公問陳夫子便知其不足
以有為矣故去之○按史記問陳之明日又有仰視蜚鴈之

事故孔子遂行○夫子所學者俎豆之事靈公所問者軍旅之事此其志意已不相投矣尚可留乎故去之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則俎豆為夫子之所學者已不待言至於軍旅之事夫子豈真未之聞哉觀其却萊兵誅少正卯墮三都風采凜然且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短於此哉為此語者特以拒衛靈公之問耳然不直曰軍旅未之學而又啓之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使靈公能改兵陳之問而為俎豆之問不亦美哉○靈公問陳子曰云齊宣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曰臣未之聞也無已則王乎其家法一也蓋不止過其所不當問而又啓其所當問者也然齊宣繼是能有何如則可以王之問

衛靈則略無憤排意又以見二君之優劣而夫子之所以遂決於去衛也○夫子既拒其問明日遂行蓋靈公無道之君復有志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去之陳而絕糧從者饑甚俱困莫能興起子路愠見曰君子宜乎無窮詎是君子乃亦有窮乎子曰禍福成敗有不在我者君子安能必其無窮固亦有窮時但君子能守其窮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矣則今日但當守窮而無至濫斯可矣此其所以警子路者亦有在矣○濫濫也小人窮自放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亦如水之溢出外也固窮作固有窮時說方應亦有窮乎之問若夫答他亦有字意只先說固守其窮亦不成語次且下句

小人窮斯濫矣句內便亦該得君子能固守其窮之意了○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於其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見之處
困而亨無所怨悔於其所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之
但全章題目則不可如此分截如中庸所謂首明道之本原
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
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正一狀亦不可依他分截且依饒
氏分但謂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不必依
他一說便無絕糧之事朱子亦曰無所顧慮乎而小註都不
計較之言豈亦虛設耶○在陳絕糧不必拘說遭厄蓋依大
註當行而行無所顧慮之說只是說夫子要去便去都不計
較所以絕糧也然據孟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則是實有難夫不知如何○集註在陳絕糧之下既無患難
之說總註又有無所顧慮之說可見不用此意只是無盤纏
耳亦是無相知人在孟子無上下之交之言為實而發兵圍
之之說未見其的也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非也予一以貫之

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又都記得也○賜也汝
以予之道為出於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始而曰然者以夫
子於天下之理無一之不周知非多學而識者不能是多學
而識者也既而疑之以謂夫子豈專用心於外者耶必有一

箇道理在而非徒多學而識者也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精
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夫子欲其知所本也蓋萬理同出
一原人之一心萬理皆從此出得其本則本原清明之地此
理無不容受有感皆通雖不拘拘於多學而識而自無一理
之或遺若但費力於多學而識而不知其所本則徒得其用
之殊而不得其體之一亦烏足為盡心知性而知天者哉○
言天下萬理同出一原我只是箇道理以該貫他何至於
多學而識耶○子貢只就外面探討得許多孔子則只把他
一心來照外面許多而見其無一理之或外也○天下無一
人無有一貫底道理何也心之虛靈知覺具衆理而應萬物

者人所同也雖聖人一貫亦不過是全此箇道理耳所謂質美
者明得盡不見渣滓而一貫之妙在是矣其次則必自格物
致知以至於知性知天則亦能一貫矣邵子曰心為太極一
貫之謂也學至一貫則千端萬緒隨取而隨得矣雖不拘拘
多學而識而自無一之或遺矣○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
得知知該不得行也故曰曾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
察非知而何單言行知在其中矣○蓋聖人雖未嘗不博然
非止務博也是知子貢博學者也夫子博而約者也不可以
非也二字便說聖人全不用博聖人不專務博而未嘗不博
恒有約以御博耳○謝氏註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明聖

人一貫之旨如天之於衆物匪物物刻而雕之也尹氏註則言子貢不如曾子愚按以下則又言諸子不如子貢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知者知其意味之實也能知其意味之實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無入而不自得矣此知德之所以為難也此章蓋為愠見發歎不然何獨呼由而告之也知德與知道不同觀大註可見○義理對利害而言有意義理實得於己則利害不能動於己矣善乎饒氏之說曰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有不足以奪之○集註曰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此意云何見其所以鮮也○子路在聖門

號勇於義者夫子嘗曰乘桴浮海從我其由然一為絕糧所困尚爾愠見况其他乎信乎知德者之鮮矣蓋子路之勇於義是資質上來若知德則必自學力上來始見滋味子路於細膩克己工夫則未也○路豈有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其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只是得於傳聞識箇方向耳故學要真知○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則既有帝堯以當其勞於前又有衆賢以分其勞於下此舜之德所以雖不必有盛於他聖人而無為之治則有他聖人不能及者矣此二句都是推孔子所以獨以無為而治歸諸舜者之意若用

在下句尤不是然今人只知舜是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
職所以無為至於德盛民化則又略之殊不知堯之後又得人
德皆盛德皆盛皆可無為而治但舜不徒盛德又有此兩段
機會尤為無為耳故獨稱之○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
見其實無所為也語意與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其功業
文章巍然煥然而已相似○恭已以敬之見乎外者言故曰
敬德之容敬德二字就在內面說箇無為而治下文又言恭
已正南面而已蓋其為治之迹不可見而惟敬德之容為可
見也○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未必其他聖人皆擾擾然
有為也不為則非聖人矣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又未必其
他聖人皆戚戚然長憂也有憂則亦非聖人矣要皆舉其尤
者言○封山濬川封表也即封贈之封封十二山者每州封
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
類濬川濬通十二州之水也

子張問行

子張問行問如何便處處都行得子曰顧自處何如耳○子
張問行問如何才行得也夫子告以如此則行如彼則不行
你如今欲如此而不如此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雖欲
頃刻離之而不可得夫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
敬而蠻貊可行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子夏

所謂君子敬而無失一條亦有此意但不應說四海皆兄弟之言蓋忠信篤敬則人恒愛之人恒敬之矣故蠻貊可行蠻貊之人亦有人心在也○蠻貊可行則近者可知州里不行况於蠻貊乎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行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孟子言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一樣語意子張書諸紳書言忠信至夫然後行數句今此數句蓋是記者錄他書紳之成文也○行篤敬者篤則不薄敬則不苟也○參前倚衡是說未行未言之先能如此夫然後言自然忠信行自然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參前倚衡只是此心不忘到處相隨之意夫然後行意謂言忠信行篤敬而蠻貊之邦可行者豈可以襲取而強為之哉○上一節據見在說出兩端下一節乃教以下工夫○子張書紳者蓋以受教之時此心固在聞教之後怠或生故特以孔子上文所告盡書諸紳則身在此紳亦在是紳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然此在顏曾則不用書紳亦可見子張之為有志者發於實心見於實事也

○子曰直哉史魚

此兩句重在邦無道如矢下兩句重在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如矢言直也問尸諫一事只見他無道如矢何以見其有道亦如矢曰無道尚如矢有道有不如矢者乎蓋不難於有

道之如矢而難於無道之如矢也。○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味一可字則史魚邦無道如矢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卷而懷之之字不必指道以身言也言斂身而退也不曰邦
無道則卷而懷之必曰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然則史魚為
傷於直矣可之一字端不虛下可字亦似能字意○看來史
魚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
伸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故曰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而
為君子也然聖人之稱二子云非有品題其高下之意大
概謂之賢大夫只有此二子稱之而各言其賢然自傍人即
言其高下亦可見二子之高下矣○謝靈運公使太師致詞言
之卒章有無拳無勇職為亂階之句所以速孫林甫之謀亂
也○做時文則於尸諫及不對而出兩事俱用在外

○子曰可與言

此章是言人之語嘿中節為難言人既可與言當與之言也
乃不與之言其人不可與言宜勿與言也而又與之言此無
他不智故也惟智者明見得那人可與言則與之言既不失
人見得那人不可與言則不與言亦不失言○可與言而不
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非智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不知
其不可與言也亦非智也故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觀此
章者其用工不在於語嘿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

窮理看書都要如此

○子曰志士仁人

同一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只是在志士則為勉然在仁人則為自然志士利仁者也仁人安仁者也皆非死生所能怵之也○心之不安處便是害其心之德心安德全所謂仁也朱子曰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耳然心之所以安者理也所以不安者非理也○兩以字不要為用力字解○殺身以成仁者非不得其死求生以害者亦非非考終命○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此實理字就下文解處便是○陳曰孔曰成仁就本心安適處言孟曰取義就

切身斷制處言又曰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

○子貢問為仁

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為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龜其所資也君子之為仁亦必有所資故居是邦也上焉則事其大夫之賢者下焉則友其士之仁者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是有所資以成其德矣○嚴憚切磋分貼如新安看事字友字方知分貼為是若士之仁者猶可以嚴憚若大夫又安得暇與我相切磋耶○賢以事言事亦仁之發也仁以德言居仁則大人之事備矣欲

為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亦以夫子所答而見之也

○此章之言皆於先王之法中揀出箇大中至正者以為顏子告如曰自古帝王有作皆曆象授時以定一代之正朔然惟夏時為最善而當用自古帝王皆有車然其略者或等威之不備其詳者又失之過侈惟商輅則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是商輅所當用夏之為制自黃帝以來已有之制度儀等至周始濫云是周是周用也至於樂自黃帝以來諸聖人

有而盡善盡美者莫如韶故樂自當用韶舞以上於各代之制亦各舉其一之至盛而大者以例其餘耳○夫敬授人時者古聖帝明王所以敬天動民之第一件事也故夫子首以行夏時告之取其時之正者以其為春令之首月於時為正也令之善者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候善也饒氏之說不可曉○史氏伯璿曰按四時改易冬不可以為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辨但以夫子行夏之時一言證之足矣夫時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數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言甚明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顏子問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必是夏時也未是夏時

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必以建
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者則又
何以必曰行夏之時為哉餘則陳定宇之言備矣○說者解
夏時為夏小正之屬小正夏時書名也屬字有該括夏小正
之屬據中庸或問二十章辨蒲盧有曰决非孔子所建夏時
之本文也謂之本文足見是書想似月令又或問載小正之
文云十月玄雉入于淮為蜃○斗柄於夜初昏隨十一月分
各指十二月辰位建者立也柄之所豎也今之所謂月建是
從此上來以初昏為的斗柄一日一夜周十二辰位但以初
昏為的○元統會會統運運統世世統年年統月月統日日

統時時統刻刻統息息積而為刻刻積而為時時積而為日
日積而為月月積而為年年積而為世世積而為運運積而
為會會積而為元時以作事人可施工十二會為一元三十
運為一會十二世為一運三十年為一世十二月為一年三
十日為一月十二時為一日八刻為一時一百三十五息為
一刻格致余論潛脉論曰一晝一夜一萬二千五百息凡測
星辰都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人生於寅物與人同生
若生人未生物人亦無所養而隨死矣此獨言人者時以作
事於人為切况人亦物類之首者言人則物在其中矣○樂
則韶舞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舞也蓋樂主音故增一舞字

或單言樂則無舞。○上是舉大法告之。至放鄭聲以下却是
戒意。○詩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重耳得之而申生失之也。
孔明嘗以此教劉琦矣。易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放鄭聲絕
之使不接於耳。遠佞人斥之而不近也。所以然者鄭聲淫淫
則蕩人之志。佞人險險則能變亂是非。以覆人邦家。淫字危
字當如此說。○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以至所立卓爾。三月不
遠。是王道本領都有了。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以四代
禮樂告之。三代之下王道所以不復見者有以也。○發此為
之兆。朱子曰兆為準則也。此何以訓準則。蓋其大端大例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言人之慮不及遠。以為苟目前之安。殊不知所慮不遠。慮
置不才全只目前便亦不安了。况能久安乎。此正以時之遠
近言。○為謀不周則其患立至矣。被不周於謀者徒苟目前
之安耳。而不知危者安其位者也。雖目前亦不得安矣。此慮
之所以必責遠也。向使及子而止。非惟孫不獲祐。雖子亦曰
殆哉矣。○朱子引蘇氏註蔡氏饒氏都看錯了。只管分爭箇
地與時做甚。不知蘇子所謂千里之外几席之下字樣。只是
發明遠近二字之意。而非其以為慮到千里方得無几席之
憂也。孔子正是以時言。○朱子曰事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
難將至矣。天下道理都是如此。易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四書家疏 論語卷之八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前篇已矣乎解曰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此則解曰嘆其終不得而見之也何異乎蓋此只是子罕章所記而增二箇字耳其實一意既一意若云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則成兩意矣○加此二字警人之意尤深何謂警人蓋既謂之未見則是當時諸人俱未能如好色矣聞此能無警乎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臧文仲蓋是竊位者與何也柳下惠之賢文仲非不知也不知則已知之便當薦之與並立而文仲固抑之而不與同立於朝此何心哉正以其德之不稱恐下惠見用而形已之短

故耳非竊位而何○蓋文仲不與下惠同升只是蔽賢而夫子以為竊位何歟蓋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自古大臣妬賢嫉能也豈有他正恐賢才進而形已之短妨已之位耳夫子竊位二字誅其心也○柳下惠魯大夫既為大夫何為文仲不與並立耶蓋必先為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以下惠之賢終是抑他不得所謂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為大夫是後來也○下惠何如曰據語孟所載直道事人和而不流處亦可槩見其賢矣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人之常情責已常輕責人常重此其所以來怨之多也惟吾
自厚而薄責於人則身益脩而人易從怨可得而忘矣自厚
自處其厚也所謂其責已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不然
便是以聖賢責人而以常人自待也○自厚者為人謀惟恐
一毫之不忠與朋友交惟恐一毫之不信所求乎臣以事君
吾未能也所求乎朋友以吾先施之未能也自己要做到盡
處所謂自厚也至於人則不求全而責備所謂不盡人之權
不竭人之忠者也○責已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
人易從而不招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

蓋凡人之作事必有箇熟思審處之心然後人言可入若自
家只恁率意妄行更不思量道當如之何當如之何如此之
人自用其愚吾亦柰之何哉言無由入也○如之何如之何
當依饒氏觀語錄可見末句如之何三字與上文不同與悅
而不釋章意同

○群居終日

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蓋君子以文會友
以友輔仁如此乃克有進若群居終日詭然雜處此之所唱
彼之所和全不到義理上去而又同邪相濟只好行小小慧
智夫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

之機熟如此者難矣哉而朱子何以知其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只據理而言耳然必如此方說得難矣哉意全入德就好路說患害就不好路說好處便無不好事便有是此意思○小慧是不順義理之正就其利欲之私者饒氏謂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此說非也放僻邪侈則陷乎罪矣行險僥倖則心術自虧矣
○君子義以為質

○君子於應事接物其始必以義為本質義所可則可義所不可則不可既以義為質矣若行不以禮則失之徑情直行矣故又要節文具備不踈略苟簡而已行之雖以禮然不

遜出之則無和順雍容之意徒脩箇禮節次第而已故又要遜順以出之既以義為質矣而又行之以禮出之以遜設使不成之以信實則亦文焉而已矣故又信以成之使自始至終一實心貫理之周流而已夫君子之處事其不苟有如此真箇是君子哉○義者制事之本義以為質凡一事之應且都未理會其他且先理會着於義如何必先裁決得合義了然後相量去做他做他時要合禮一於禮則拘澁而有圭角又必於其發出之時有遜順之風然一有不信則亦偽而已故又當信以成此事○義以為質是拍初頭未行也義者事之宜也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也味本文曰義以曰禮以

曰遜以曰信以可見都指事言出之出其事也非指出辭氣也總是於言動之發從容不迫婉順而無圭角耳所謂言動之發言動即事也不是事務外另有言動○義以為質是根本禮行遜出信成是就此上加料理本文大註皆然但三箇之字或都指義之說似太執泥不如寬寬說指義說者蓋謂禮行者義之所當行者遜出者義之所當出信成者亦義之所當成者也於此益見義以為質質字重此說畢竟太泥○禮行遜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遜出禮行遜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亦言總歸于誠耳

○君子病無能焉

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其在我者而已非是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失其肯矣病亦患意以此為病也

○君子疾沒世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正以其無實也非求人知也正是求其在我者○疾自疾也疾沒世而名不稱者恐其沒而名不稱也若已沒世了如何疾得厚齋之說不必用

○君子求諸已

求諸已求諸人言一切事皆然也故本註有箇無不字而南軒亦有無適字○君子求諸已求其在我者也如病無能焉

之類是也。小人求諸人，求其在人者也。如病人之不已，知之類是也。此章與古之學者為己章同意，都是指其用心之不同處。所謂君子小人每相反也。

○君子矜而不爭

○莊以持已曰矜。雖矜也，然亦正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忿世戾俗之意，故不至於爭。和以處衆曰群。雖群也，然所以持已者，終不失其正，而無徇物苟且之意，故不流於黨。○矜而不爭，嚴而有和者，存群而不黨。和而又有嚴者，存無忿戾之意，故不爭。無阿比之意，故不黨。改字也要分明。此與泰而不驕和而不同。相類蓋矜疑於爭，群疑於黨，皆相似而實不同也。

○古之矜也，廉廉即矜也。莊以持已也。今之矜也，忿戾戾則爭矣。此難以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例同看。當與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威而不猛例同看。蓋彼是君子，小人相反者，一則周一則比，一則和一則同，文意相反，說自為一例。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人多有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者，亦有以其人之惡而并其言葉之者。惟君子則不然，固不以其言之善而舉用其人，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并棄其言。蓋言自善而人自惡，不以相掩也。此非君子之公心無蔽，何以得此。○以言舉人者，論篤是與也。以人廢言者，不知取節也。不以言舉人於孔子聽言必

觀行是也不以人廢言如孟子不沒陽虎為富不仁之言是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所謂一言者非一句言也一字也子貢多學而識乃有此問亦將可以語一貫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為恕如此此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凡所施於人者非已所欲者也以已所欲而推之人則於已無費而於人有濟自少而壯壯而老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夫子合以一言包體用者告之而只曰恕何也曰無所不恕恕固非無體之用也然則體固在其中矣然仁者本心之全德且於內為無私心於外為當理其分數更全而大何舍仁而言恕耶曰恕便是此道理恕仁之方也仁則未易至而恕則學者可及也夫子嘗曰非爾所及也

○誰毀誰譽

章

聖人言我於人之惡者固未嘗不稱之然其惡止於是而吾之稱之亦惟止於是而已吾於人也誰毀於人之善亦未嘗不揚之然其善至於是而吾之揚之亦惟至於是而已吾於人也何譽然或有所譽者則必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是則自今日言之雖未免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為譽矣此二句見得畢竟是無譽而不及毀者蓋聖人善善長惡惡緩

有先褒之善無豫詆之惡此正所謂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下二句亦只是明其無譽也。故下文就承言我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今日之民即三代直道而行之民其善善惡惡自有箇是非之公在那裏我豈得枉其是非之實而妄有所毀譽哉。原來聖人之無毀譽者出於公心自然而非因民心之公不可枉故不敢有毀譽也。其爲此言者特以見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吾雖毀譽亦不容吾毀譽以此待民愈足以見聖人之至公而無我民心之公千載一日安得而有毀譽邪。新安之說以直道而行歸之於上了非也。書云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有作好遵王之節。

是以民言舉三代之民言故曰即三代之時。云 饒氏謂此見上來聖人爲見民心之公古今一日故無容私常人之有私者豈非以是非之實可得而昧故然邪。此却是大道理大凡古人祿之以萬鍾而弗顧有殺身以成仁都是有一段見破處但未易與俗人言也。○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指民而言不指三代之民言故曰即三代之時。云 饒氏謂此節以君對民而言非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雍也。可使南面之類。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風俗之不古固已久矣然向者吾猶及見史之闕文有馬者

借人乘之猶有此等近古處如今此等事全亡了蓋悼時之
益偷也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向時已偷如今
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史闕文者不挾所見以自是也馬
借人者不挾所有以自私也聖人以昔之所見不見於今今
之所見有乖於昔其傷時悼俗而警人以崇忠厚之意亦深
切矣○春秋桓十四年書曰夏五此傳疑也所謂及使之缺
文也○遇舊館人之喪脫駝以賻之所謂有馬而借人乘已
不足為矣二事當時亡之而孔子存之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德者人心所守之正也夫是非有定理而巧言者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聽之使人喪其所守是亂人德也凡謀大事者
當忍於其小若小不忍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
不能忍其忿則大事去矣是亂大謀也○夫巧言亂德是巧
言之不可惑也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小不忍之不可有也○
巧言他人之言也小不忍自己小不忍也如前篇為君難是
他人之言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是自己之言要
之一言可以興喪邦則同○巧言亂德稽之於古如漢高帝
救韓信於逃亡之中而屬以大將之任信自當為漢死而蒯
通乃說之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
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皆巧言非韓

信自不忘漢王解衣推食之恩則韓信此時便負萬世之罪矣其戮又甚於赤族萬世之下誰復念其功而寬之又如曹氏令女不肯改志而以刀斷其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蕩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此皆所謂巧言也向非令女所守之堅能不為此等言語所奪乎○又如蘇秦欲散齊為燕則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說齊宣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散齊而為燕豈非巧言之亂德哉張儀說魏背從約曰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

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背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此非巧言亂德而何所謂亂德如惡鄉原恐其亂德之亂若說得不成道理如何能亂人德亦不為巧言矣惟其說得來似是而有理故能亂德而仲尼之所深戒也告顏淵曰遠佞人佞人殆正以此耳○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不過是說箇小不忍樣子非是小不忍句裏有一箇婦人及匹夫在○韓信策項王曰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剋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此可見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為丈夫言

四書章句 論語卷之八 四百五十四
○小不忍則亂大謀如沛公因項羽王之於漢中而欲攻項羽向非蕭何之諫則亂大謀矣是匹夫之勇也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成安君不肯使質於齊向非左師觸龍之言則亂大謀矣是婦人之仁也韓信胯下之辱彷彿近於能忍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

天下之善惡固有如黑白之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其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則可取者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聖人言有人於此衆皆惡之吾亦未可遽以為惡而惡之也必察焉蓋人固有事若不善而其情則可矜者又有人焉衆皆好之吾未可遽以為善而好之也必察焉蓋人固有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者若衆之所好吾亦從而好之衆所惡吾必從而惡之使衆之所好惡者皆當不亦善乎如未必當則吾亦蔽於私矣故必察焉一說蔽於私指衆人言此說似較長○衆惡之必察如孔子之於公冶長孟子之於匡章是也衆好之必察如孔子之於微生高孟子之於陳仲子是也必察者察其好惡果公否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好惡才為得其正衆未必皆仁者也衆好惡而不察則惟徇衆人之好惡而已是蔽於私也

○子曰人能弘道

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滿其分量處便是文王為

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亦非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
既是如此如何說箇弘字蓋道體寓於事物之間何能為哉
得人把這道理發揮出來則道體方為之光輝宣著盛大流
行豈不是人能弘道其非道弘人一句只是搭上意也○此
見人當力於弘道也○據雙峯之說以四端為道於弘字為
好說然非正意蓋道與性自有分別依彼說便是人能弘性
此張子註所以在圈外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朱子已解在朝
聞道章了如父慈而子孝視明而聽聰之類是也此道理都
在吾身只在我充大出去廓大之都在心上發揮故曰人心
有覺若四端則是性也性人心活物也如何說道體無為且
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亦曰待其人而後行○饒氏如何說道
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黃氏兼體用亦非也此專主用言才
說廓而大之便是用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此二句要細味看
朱子下二句要何用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不改便成過了此見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勉人改過
之意莫此為切而朱子又下箇將不及改字總是過則勿憚
改之意兩過字略有浮實之別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聖人言着來人不可以全靠思而不學我曾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恁樣用力於思以為必可得也而終無益還是學
蓋學則下其心以習其事習其事而不已則理在其中矣看
來人固不可以徒思而不學亦不可以徒學而不思夫子此
言蓋特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耳○思者只據他心胸思要做
得成學則有箇古人成法為之持循欲思者求諸心學者習
其事○勞心以必求者強探而力索硬要得也故勞而無功
遜志而自得者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也得之於優游涵泳
之中其理實而味永也○不如學也學者低心遜志勉勉循
循之謂也是優游工夫故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
大槩世會凡幾更聖賢凡幾作天下之事則人蓋各有箇成
規故轍在矣學者要須遜志以求之其視徒費一己之心思
者所得不既多乎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謀道以事言憂道以心言言君子終日乾乾以謀乎道而初
不謀乎食然耕也本所以謀食而反不得乎食學也初不謀
食而自然得其食雖然得其食原來君子只是憂道耳非為
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
心也憂還在謀先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

○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得當本末內外之兼修方是知及

仁守則理得於心矣不莊以涖則其形於身者猶未也知及
仁守而涖以莊則其形於身者亦無愧矣然動不以禮則其
見於事者亦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做到徹頭徹尾處方是
知及仁守全是自家分上事○既仁不能守之又何謂雖得
必失蓋且就知之上說箇得下又註云則所知者在我而不
失矣方知此處是言所知者終非我有也○知及而仁不能
守者為何只為私欲所牽制耳若能勇以克之則能守矣○
有動之不以禮在下面方知知及仁守全是本身事務此禮
字就動民說上文智及仁守則持身道理都了理者天理之
節文也謂凡號令設施措置舉中道理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
及如齊之以禮之禮字自古聖人以禮立謂所以能使民忘
其勞忘其死處也只是以禮禮能固民之心得民之力在上
者勞人而無難辭在下者勞於人而無難色一聽其所指揮
○晉文公與諸臣謀霸必要民之知禮者以此禮字單言者
也○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分貼德全而後責備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君子所短者小而所長者大小人所短者大而所長者小故
長於其大而短於其小猶不害於君子若短於其大而長於
其小是亦小人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以辯也故曰此言觀
人之法○此章不可以才德分大小大者兼才德小者特一

事之末一藝之才耳君子言才德小人言器量者言材德方
接得任重字言器量方接得淺狹字胡氏曰材之所成為器
德之所充為量考之集註有曰器者有用之成材則材器是
一類矣又曰仲弓寬簡重有人君之度則德量是一類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仁之在民不可無尤甚於水火之不可無蓋水火外物而仁
在已外物為重乎在已者為重乎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
不仁則失其心人身為重乎人心為重乎所謂甚於水火者
此也集註凡有二節意且水火亦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
人亦何憚而不為本文此又一意如徐仲車所謂不勞已之

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意思總是勉人為善而已
○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
益以見其所當勉聖人勉人為仁之意何其懇切如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弟子於師凡事皆所當讓但以仁為已任此事雖師不讓也
可見人當勇往而必為之何也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
奪之彼而先之也何讓焉○當仁擔當乎仁也言只管發憤
擔當將去雖師不讓或以當仁便是不讓於師註中勇往必
為就是當仁此說未安所謂不把第一等事讓於他人做者
此也○仁在內者也善名在外者也○何不曰當仁不讓於

父兄而必曰於師者蓋師是已所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也猶且不讓焉其擔當可知當仁不讓父當仁不讓兄非獨師不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與諒皆為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諒則固而未必正也君子則惟正之固而不拘拘於為諒蓋貞疑於諒而實不同故夫子特別而言之如周比和同驕泰之屬

○子曰君子敬其事而後其食

註云後與後獲之後同見其去了利祿之念而不萌也非先此而後彼也若先此而後彼則利義交雜終則利勝義矣爵祿人君所以勸功若在臣子只宜自盡而已非以有勸而為功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固有善惡之不同教則變其惡而歸於善及其異而同之也故不教則已有教則不當復論其類才說箇類字便見有惡者在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此是論箇理勢如此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善惡以君子小人而言邪正以吾道異端言

四言卷之八
三十一
四子秀
○子曰辭達而已矣

未達要達既達則不可以復有加也所謂不以富麗為工也而已矣三字重所謂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止亦得此意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

蓋即是老安少懷使物各得其所之理○子張問曰所以曰階曰席曰某在斯云者乃與師言之道與孔子即承之曰然此正是相師之道也與師言之如此即所以相之也故曰其道如此非與師言之道外別有箇相師之道○相師字面有自來○按小註先正教人只看師冕見與子見齊衰章則一部論語盡在是此徹上徹下之道真格言哉真格言哉柰此言何柰此言何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魯附庸也孟子註小國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而庸字無解今考庸字只有三解曰用曰常曰功無訓通者此蓋取常義也謂以附為常也顓臾則附於魯也故曰魯附庸

季氏之伐顓臾不過欲取以自益未必顓臾得罪於公家亦未有犯於季氏當時季氏亦必借一辭以為兵端然據冉有

曰固而近於費似又無他端縱使用之亦只是假借之辭不必計也○冉有季路季氏家臣而孔子弟子也因見孔子而以其事白之曰季氏若將有事於顓更有事言以伐顓更為事也其以白孔子者此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所不安者故以白之觀孔子意以為何如耳○孔子以二子雖同仕季氏而求尤用事故獨責之曰求此事毋乃爾之過與言必冉有為之謀也夫顓更昔者有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之下以主東蒙山之祀其立國有自來矣且在魯邦域之中而非敵國外患者比况顓更為魯附庸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也夫顓更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

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何以伐為○附庸只是附大國以自通於天子耳宜非諸侯所得而臣者而此曰是社稷之臣何歟及觀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乃知是實為公家之臣矣然據魯頌云云可知魯之始封其地亦必不止百里孟子之說難據仁山金氏以為孟子所謂百里者蓋專指土田言除起山川附庸也然亦未必土田只一分山川附庸却有六分○社稷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冉有為季氏計孔子是為魯計故曰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云云○求為

季氏計孔子為魯計此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同意其用心之六小尤懸絕矣冉求之得罪於聖門處多也○四分魯國猶三分天下云分者拆也如字既成分矣之分字則去聲季氏之伐顛更冉求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自解云夫子欲之云 下文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說○冉求自解云 夫子言如何說得去求者周任有語說為人臣者能盡其力則就其位不能盡其力則止而不就其位且如瞽者之立相所以扶顛而持危也若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何以相為你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持危扶顛有深淺危未顛也持危扶顛即陳力之意下三句只是上文之意通此

改俱作周任之言○又承上文諫而不聽則當去言你說道吾二臣皆不欲以為得辭其責矣殊不知這話却過了虎兇在山龜王在外無與於典守之事虎兇既在押龜王既在檣則有典守者矣如虎兇出於押龜王毀於檣中是非典守之過而誰而今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辭其責矣便儘說吾不欲也解不得了言季氏目今伐顛更你二子目今為季氏宰你將安所逃其責乎○二子居其位亦有典守之責乃縱季氏伐顛更便是虎兇出押龜王毀檣中矣除是去了方解得如今只說吾不欲如何得龜王龜亦寶也所以卜易曰十朋之龜大寶也○今夫顛更固而近於費云

此又冉求為季氏解云乃所以自解也飾辭便是自家飾

辭求前既云吾不欲如今却又言顓臾當伐可見實與季氏

之謀矣觀其言動全似俗人一歎可恠可恠固而近於費固

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凌之虞及今不取

後世必受其害矣子孫季氏子孫也冉有言此以見顓臾之

不得不伐全只知有季氏寧復知有魯甚矣冉有之不可曉

也○求君子疾夫句言此乃是君子之所疾也語意與是故

惡夫佞者同言季氏伐顓臾本是貪其利乃不曰貪其利而

必為之辭言為子孫憂反謂彼為我害○舍曰欲之欲字與

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此欲字註特解曰謂貪其利○我者

來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立也聞有國有家者所患

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所患不在貧而患上下

之不相安誠使君十卿祿彼此之分既均則君安於君之所

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雖貧不見其為貧矣均而無貧則

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君臣之情自相和睦矣和

則君百乘卿大夫十乘雖寡不見其為寡矣和而無寡則君

安於臣無所疑忌臣安於君無所猜嫌而君臣相保永無傾

覆之患矣○有國有家者有國謂諸侯有家謂卿大夫泛說

○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此便是貪其利季氏但知

患寡與貧而不知不均不和之為可患故夫子泛言有國有

家者

云

見得季氏非為子孫憂也憂寡與貧也然寡與貧

非所憂而不均不和實所宜憂也下文只是終此節之意但

此節猶泛言及提起今由與求也方又指伐顓臾事說○上

文寡與不均對貧與不安對下宜曰均無寡安無貧方是而

又互言為何蓋均無貧則和矣和則安矣無寡意似輕以愚

意只是均則無貧無寡無貧無寡則和和則安而無傾矣饒

氏之說亦好均無貧者各得其分而不見其貧也和無寡者

財由民出貪財則見民之寡矣既不患貧而和自是不見民

寡○夫如是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說夫如是則內治脩

宜遠人之自服也設不服則當脩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

於遠既有以來之矣然來之固難安之尤為不易安之令無

去心也遠人不服是因固而近於費一句說起據下文相夫

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分明是顓臾不服○季氏患寡與

貧既與夫如是者相反其興兵伐顓臾又與脩文德以來相

反當時已自是不均不和不和了不是伐顓臾以自益方為不均

不和蓋是時四分公室季氏收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而魯

公無民不均不和孰甚焉○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至則安

之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

而言也○脩文德或指內治脩言非也內治脩指均無貧和

無寡安無傾此只因季氏之取顓臾是患寡與貧一節說若

脩文德則說得廣矣文德仁義是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又據下文遠人不服而不能來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方知內治脩不是文德乃是兩平說邦分崩離析者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遠人不服而不能來者不脩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者不脩內治也謂外則不能懷遠人內則不能脩內治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承此兩句謂不以德而以兵不治內而治外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承上言汝之相季氏既不能脩文德以來遠人又不能脩內治以守邦家而乃謀伐顓臾曰恐為子孫憂不知不均不和內變將作政恐季氏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耳○不均不和

和只承分崩離析言於蕭牆之憂為切故不及脩文德意○不患寡而患不均皇極外篇三十六板曰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其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蕭牆明其近也後世有謂患生於帷幄起於肘腋皆是近意干戈猶甲冑之與弓矢戈主刺干所以敵敵之刺分崩離析分崩之中又離析○四分魯國下三註季孫舍中軍季氏罷魯中軍不以此歸公家也○甲公室也四分公室故公室愈卑也○魯之中軍作於襄公之十一年毀於昭公五年中軍有三作中軍時已自君弱臣強了經於襄十

一年書曰春王正月作三軍註三家分公室之始也此軍字是軍國之軍非對民言也即民也初魯只有上下二軍盡屬於公有事則三卿帥之以征伐耳初不屬三家不得而征之也季氏欲取而屬之於已三家不均故作三軍而各分其一則不為公所征矣然孟氏特取其一猶以三分歸公叔孫氏猶以父兄歸公而季氏則盡取之矣惟以時貢獻於公盡取之者連其父兄子弟俱征之無有入於公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

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耳禮樂征伐本天子之事也故曰自天子出陪臣執國命因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其因襲之弊或自家臣出矣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蓋禮樂征伐既出自諸侯大夫則禮樂征伐只為侯國之事而不復為天子之器矣故只稱國命或曰何不只言自陪臣出而曰陪臣執國命此猶可疑且下文曰政不在大夫政是以國政言也然於道理愈甚則其失愈速說不去故貫說為是若不貫說則陪臣執國命與自大夫出者正一般如何說是愈甚○陪臣陪者副也重也○自諸侯出者主柄下移也希不失者失其柄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故夫子云然此政字只是國政也要之亦是禮樂征伐○或泛言賞罰號令若指定禮樂征伐

則當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諸侯可見是國政無疑○此章
統論天下之勢不可以政不在大夫為主國言為上有天下
字便是通論天下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又見當時為上者皆不免於庶
人之議故云然上無失政上字指天子諸侯大夫言此四字
當置在天下有道之下庶人不議之上上無失政此失字因
上文失字來蓋此是通論天下之勢正與自天子出意同○
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此是
上無失政既說上字便該得廣○或以政為禮樂征伐者非
天下有道諸侯安得有禮樂征伐為大夫所僭邪若陪臣執

國命却是禮樂征伐蓋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之柄或移於
陪臣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之柄亦不及於諸侯與大夫○
天下有道便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時節故國不在大夫而
庶人不得而議但此兩節非相承言或以政不在大夫便是
上無失政者未安各提端說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如今祿去公室有五世政逮於大夫
有四世故知三桓之將微○因大夫專政之日久而知大夫
失政之日近也○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互言也故集註只用
政事都不計較重在大夫○依南軒祿去公室又一世而政

移於大夫則此說不通○經世曰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
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此即所
謂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
春秋之意與

○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益者有三友損者亦有三友以益者言責善而無所回互
者直也吾友之信實而無所欺偽者諒也吾友之該博古今
而識見通敏者多聞也吾友之夫友直則聞其過矣友諒則
進於誠矣友多聞則進於明矣有不益乎習於威儀而不直
者便辟也吾友之工於媚悅而不諒者善柔也吾友之習於

口語而無聞見之實者便佞也吾友之夫友便辟則不得聞
吾過矣友善柔則誠心日喪矣友便佞則聞見日趨於卑陋
矣有不損乎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大抵自天子至於庶人未
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故孔子他
日有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俱化
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
甚矣友不可不慎也然朱子於友直則直曰聞其過至於友
諒則曰進於誠友多聞則曰進於明下一箇進字者蓋以誠
明之道甚大非友諒友多聞一會便能誠明了故各下箇進
字有斟酌也○直與諒不同諒是朴實頭無柔邪的人直者

是曰是非曰非面折人過失的人多聞是博古通今○便辟
便習熟也辟開張也便辟者乍俯乍仰迎喜迎怒也衣冠雖
甚都進止雖甚雅而實無剛直之操箴規之益故曰便辟謂
習於容儀而不直○綱目漢哀四年二月下尚書鄭崇嶽殺
之云集覽曰便辟或解云便者便人所好辟者辟人所惡
便佞便辟猶驕樂宴樂便辟威儀上便習也便佞口辭上便
習也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也○或謂益於人者之
友三損於人者之友三此說未當益者損者據見成的人說
如闕黨童子章云益者歟可見○益者損者或曰不必說益
於人損於人只說益者損者還他如云益友損友皆據其人
而言又如闕黨童子章云益者歟之益者

○益者三樂

樂節禮樂兼內外說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
正存之熟就心說守之正就事說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
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其為益
何如○節禮樂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辯
其制度聲容之節夫禮之制度其多寡之數降殺之等無非
一中之所在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
俯仰疾徐亦無非一中之所存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故君
子樂於辨之以其一皆至理所寓也○樂道人之善者天

地間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家為善則見人之善不知不覺自然好若自己出惡人見人之善則臭味不相同不知不覺而妬之忌之自然是不愛說起說則見形已之短不惟自家不肯說起亦不要聞他人之稱說矣驗之世人自見得有一段好笑處○多賢友所親者皆善人所聞者皆善言所見者皆善行自有一段可樂處賢友直諒多聞便是不必別討多賢友此子賤所以得為君子○樂道人之善則悅慕勉強之意新所謂見賢思齊者有之樂多賢友則直諒多聞之士集而過失日聞誠明日進矣其為益何如○驕樂者多肆而不知節不是小註峻宇雕牆之類也此侈肆是就他身上說言

動驕縱而不知約之於禮義之中與節禮樂相反也○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謂懈惰荒寧群居終日博奕遊觀之類都不以進脩為事欲心方肆善言無由入也○宴樂則滯溺而狎小人如飲食聲色之類惟歌童舞女狎客之徒見親則君子日踈大註此三句雖皆着箇則字不可入在損矣句界且在本文上三句內大註只是言其與上文正相反之意難把上章則聞其過諸則字同例此說未當○總是以侈肆對節禮樂惰慢對道人善滯溺狎小人對多賢友非解損字也○侈肆而不知節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惰慢而惡聞善則雖有賢者亦不樂告以善道矣滯溺而狎小人則所謂與

不善人居久則與之俱化矣是其損也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如言猶未及我未可言也而遽言之是謂之躁言既及我可以言也而又不言是謂之隱或不先不後時可以言而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故又當察君子之顏色何如若都未見顏色恣已之意而言則謂之瞽此所謂三愆而人之所易犯者也聖人言此以見侍於君子者所當戒與○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察言帶說大抵人情心喜則色喜而言亦喜心怒則色怒而其言亦怒矣心左則色左而言亦左心右則色右而言亦右無目只是訓瞽字義此瞽字只是借說與躁隱類同無目字不必拘○未見顏色而言終是未可言而言也或君子之言未及我或雖既問而有齒長者

在是亦未應我言也是謂言未及之或君子專問及我或長者已對以次及我是謂言及之也一說專主侍君子說君子言未及之而我言則為躁君子言已及之而我不言則為隱或言而未見君子之顏色何如則瞽然據黃氏注氏之說亦未為不是侍君子事也且說得更盡故從之

○子曰君子有三戒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於欲故戒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則健於鬪故戒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則

前無所希而身家之慮重矣故戒在得○血陰而氣陽不必說血出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據見在分屬說血靜而氣動血重濁而氣輕清血無為而氣有覺也○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待字也要分曉無血氣則無是形矣○血氣未定定方動也少之時弱冠前後也壯之時三十曰壯也老者五十血氣始衰以後也○人到老來變節亦是英氣已老前日之精神鼓舞至是已倦而本然之俗心故態不覺至是畢露矣故曰四十見惡其終也已○得貪得若義所當得者則何戒故特解作貪得三戒皆是以理自持而不動於血氣也要之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夫子特隨時而指其甚者耳若學者於

此三者尚當如曾子之一日三省始得○新安曰朱子之說欲以理勝氣范氏之說欲以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無不辛苦也故主理且范氏之說志氣二字亦混了

○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天命只是天理但是指賦予之初說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實事畏大人者以其爵位通顯齒德俱尊也敢不敬乎畏聖人之言者法言所敬憚也○畏者嚴憚之意也謂非畏縮也大註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此戒謹恐懼亦貼畏字不

要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靜時存養工夫也下箇知其可
畏正應下文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此亦理之必然○三
畏本平說然以下文照起方見重在天命君子惟知畏天命
也故於大人聖言自不得不畏小人惟不知畏天命也故狎
大人侮聖言無所不至此亦聖人意也故以畏天命為首但
辭頭俱平意則有輕重先後云下文亦做三條說大文於狎
大人上不曾有箇故字大註是發明之辭然則下節過狎
大人如何曰只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至於大人則狎
之聖人之言則侮之如此而已不必依小註以大人為天命
之所存聖言為天命之所發只是說大人聖言皆天命之所

當畏○君子有二畏小人無之只是敬肆二者而已所謂君
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者此也○尹氏註不知重在知不知
上乃謂小人不務脩身誠已故不畏與本文意小異故在圈
外○君子所畏在此三者然則死生非所畏也利害得喪非
所畏也毀譽予奪非所畏也此非正意亦可推見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人之氣質大約有此四等如其所稟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
生而知之無待於學者此上等氣質也其或得於清明純粹
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有待於學而亦自知學以求其理
此次等氣質也又有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

明純粹者則必待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清明純粹之氣惟困而安之恬不事於學則民斯下矣全以氣質言○困而學之有所警發而後學也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意思困是於事理不通然後學以求其通也若學而知之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學○困而學之者昏中猶有明也困而不學者則全昏矣

○子曰君子有九思

視便要看得透不為物所眩是謂無所蔽聽便要聽得透不為人所欺是謂無所壅色思溫所謂溫如其玉也貌思恭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言思忠心口如一也事思敬執事敬

也疑思問必解其疑也忿思難忍小忿也見得思義不苟取也視思明便是非禮勿視也非禮而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矣聽思聰即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也視聽聰明主理而言不是泛泛聰明看朱子語錄蓋九思都是君子思誠之功不是泛泛見得分明聽得分明便謂聰明○九思次第饒氏說亦無妨蓋視聽色貌言皆切吾身事件疑忿得則以身連事說然大抵都是君子誠身之事○九思亦似說得完了處已待人應事接物都在但能無終身顛沛造次之違則自明而誠矣如所謂主敬行恕居處恭與人忠其言也詎之類大槩俱不外此

○子曰見善如不及

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本文只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註增此非是貼本文見字也如不及泛泛也惟日不足也如探湯鼎鑊之湯方熱不敢染指也所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輔氏小註不好○隱居以求其志此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也上文見善不及見惡探湯皆是求志之事○求其志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已所志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已○前一節似當先云吾聞其語矣然後云吾見其人矣然先說吾見其人便合知從前有此語矣此又在人自會得○行義出而行義也達道達其所守也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行義說得重則達道意重複了

○齊景公有馬千駟

在車則為千乘矣蓋一車四馬必曰死之日民無德而稱者蓋棺事已定所謂沒世而名不稱也新安身死而名隨滅亦是照下文耳○民到于今稱之稱其高節也高節者正以讓大利而不取也舍富貴而甘貧賤也正謂詩詞相合

○陳亢問於伯魚曰

禮三千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湏是一一都習過故德性

堅定即所謂立禮禮豈止是讀過耶○學詩學禮總入在文
行內去非異道也詩屬文禮屬行博約之訓亦然伯魚兩獨
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宜異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伯魚之
答陳亢辭氣儘好不忝為聖人之子矣豈真不才陳亢始終
之言都是俗夫之見氣象霄壤問一得三在下文又聞君子
之遠其子陳亢俗夫之見以為實然非藏意之言也故上云
陳亢退而喜曰○聖人只是不私其子非是遠其子也遠其
子便是有意了此陳亢之所以為陋也

○邦君之妻

此章亦未見得是正嫡妾之名分只是申古制諸侯之妻稱

謂法耳必有為而言○君夫人猶言主夫人也此君字與小國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君王
后者正是此義

陽貨第十七

○陽貨 欲見孔子

此章一條序其事下條序其言故以遇諸途帶上言謂孔子
曰處分過

○陽貨欲見孔子貨欲得孔子來見已也孔子不見不往見

也貨實是為之計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
拜其門故瞰孔子不在而歸之豚歸饋也與也是欲令孔子

來拜一見之也若在則拜受於家而不待往拜其門矣當時
貨雖出大夫實行大夫之事而以自居矣孔子以其為叛人
若不一拜則非所謂避咎者矣貨既瞰孔子亡而歸之豚使
孔子不直往拜之則中彼之計使孔子而不拜之則失己之
禮故去子亦待其不在而往拜之蓋欲其內不失彼之禮外
不中彼之計也不意遇諸塗○問何以知歸孔子豚之為瞰
亡也曰若不亡孔子何消往拜之若非貨有意瞰亡孔子亦
豈肯用意於瞰彼之亡○問子見南子何不見陽貨曰南子
小君也陽貨陪臣執國命者也孔子何為往見之他當時若
不來加禮孔子孔子亦何故要與他往還○謂孔子曰來迎

而謂之也子與爾言句絕不可帶曰字讀可謂仁乎貨意謂
仁者心在國家也子曰不可蓋懷寶迷邦則忍矣焉得仁可
謂知子貨意謂智者動不失時也子曰不可蓋好從事而亟
失時則愚矣焉得智日月逝矣言及今不仕則仕將無日矣
曰且將仕則固求嘗不欲仕而亦未必於仕也故曰諾曰將
且而未必之辭○大註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此句
不可分解如懷寶迷邦可謂仁乎是譏孔子之懷寶迷邦而
諷甘無懷寶迷邦而速仕也下條亦然孔子若不諭其意者
只據物理答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是譏其往日之已過
來日之不多而諷使速仕也○懷其寶寶謂道德也迷其邦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八

謂不得他道德用好從事如從王事之義○歲不我與那與
我留底歲月便是與他底與之義如此○孔子固未嘗如此
而亦非不欲仕此句似當分不分決說不得○日月逝矣一
條是承上文懷寶失時二條言貨意謂孔子所以日月逝者
皆以懷寶失時而然耳故諷之云歲月不為我少留不可終
於懷寶矣時也○不復與辨者不辨其未嘗如此而亦非不
欲仕但不仕於貨之意也不自明也然終無所詘○孔子曰
吾將仕矣不可依會講偏言我今將仕而不終於懷寶失時
此說不是依此說則孔子已自認是懷寶失時了不可從○
吾將仕矣只是未嘗不欲仕之言然陽貨猶在孔子決不成

仕先儒謂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

亂耳蓋當時孔子若仕便是仕於貨何也陽貨因季桓子而

專國政孔子若仕則是仕於貨而助彼為亂矣此所以決知

其不成仕也陽貨所以諷孔子速仕者欲得孔子用也非欲

其助已為亂而何也儒所謂但不仕於貨者以此○陽貨之

問着在孔子身上來孔子之答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及其曰

歲不我與則便曰吾何仕矣應答如響全不與較此所謂直

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不論其意者○或曰兩箇曰不可都

無孔子字至下文方有孔子曰為何只看後章居吾語汝都

無曰字為何且此章好從事及日月逝矣都無曰字亦為何

可見文字有不必泥者而以為陽貨自設問答者妄也○陽貨奔齊曰吾欲張公室即此一言觀之當時陽虎作亂專政蓋自以為救國之迷亂也○自古奸臣所為未有不假名義者考之語類陽虎云吾欲張公室又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矣可見

○子曰性相近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此章大意若云人之善惡分數相去或相倍蓰或相十百或相千萬如此之相遠者夫豈其性然哉原來他性本自相近去至如此之相遠其所以如此之相遠者習也非性也此是據其氣之相遠言其性相近也○此所謂

性善氣質而言者以其理落在氣之中也如此則是氣質之性而非指天地之性矣氣質之性據見在言固有美惡之不同也然以其初而言則實同但天地之理以為性雖不能不因氣質之稟而異然善惡分數大槩亦爭不多豈有如此之相遠哉其所以有如此之相遠者由後來所習而然耳夫豈其初之本然哉蓋當時之人皆以為由性如此故夫子云然○魏了翁云天氣而地質氣輕清而質重濁也○以其初而言此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但對習字言藏在性字內抽出若天地之性固不得謂相遠亦安得謂相近○說相近便有不同天地之性安有不同本註初字對後面習字說○性

若不相近便非人矣既昇人則性猶相近也何也形相類則性安得全不相類○既苗氣質如何又只言性而註又曰氣質之性是如何蓋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合為一而其本然之性當為之主故云○性相近只說得中人以上下者耳故下章除以上智下愚說○伊訓習與性成夫子之言性習本此書傳所謂太甲習惡而性成者也言習成如性成賈誼所謂習性如自然○問孔子言性兼氣質而言不知孔子之意重在田上重在氣質上曰重在理上蓋是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心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為言耳故曰孔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氣質而言孟子之言性以其不

雜乎氣質者而言蓋雖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也○孟子性善之論要亦孔子之言但孔子語意渾全而無罅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非即孔子習相遠而性相近之言哉同一扶持世教開曉人心也○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予以賦於萬物人為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為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由今觀之謂性為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揆之當今

四書章句
論語卷之八
上探之聖賢下察之衆庶無一不合信乎其為相近也謂性
為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
殊雖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為一孟子蓋獨推
其所本然者以曉之也言性之說至本朝而始精以善者為
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為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以完
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陰疑五且夫子之說而不敢
明言其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且曲為之回護者然
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命
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指天命流行之初者言也推性之
所自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屬於人而言也斯即其謂

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以之言性特因孟
子性善之說揆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六已上者以完其
義耳言性豈有加於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
無有不同而織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為造化之妙如桐
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
以為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大矣人之
形體一也而耳目鼻口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其所以為
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
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
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

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屬之於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矣此人性相近之說也奈何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邪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上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未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只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孟子言忍性是性不他言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由上章而言則美惡可以習而移矣然惟上智下愚則非習所能移矣方知上章云云是指中人上下者而言耳或曰如

此則大註氣質相近之中中字當作外字蓋上文渾淪說出謂之中亦是謂之外亦是此難以口舌辨自性而言則曰美惡自習而言則曰善惡集註當如此看然性固有美惡若非蕙氣質言則亦着不得惡字矣聖人說話自是平上曰性相近蕙氣質言此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以性相近一句未完也是多少平易穩實若孟子千句萬句只是性善雖曰主於救世然使孔子在其時必不如彼定須有少異○性相

近不是有餘於仁而不足於義之說乃以其美惡高下之等
 言耳○皇極外篇第四十七板曰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
 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不移分明是
 不可移不能移也而語錄又謂只說不移未嘗說不可移此
 又是一時之言主大註為是○上智下愚亦是氣質之性下
 愚非無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為氣管昏濁埋沒了故不移
 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是也程子之說分明與孔子不
 合主於垂訓則可故朱子置圈外然小註又曰須知其異而
 不害其為同者大抵程子云語其性則皆善也此以本然之
 性言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此即以氣質之性言之故曰

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
 同隱然一箇性相近及上智下愚不移都在其中矣蓋才者
 性之能也有是性則有是才才尤易見故特用才說○自孟
 子只說性善後人看不破信不到故有許多議論如善惡混
 之說至周子太極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能齊而太極之理
 即寓其間則分明是兼氣質了故程子遂有氣質之說而朱
 子亦得有所據以解此章之言

○程子云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既知是如此如何又說
 其質非必昏且愚蓋程子雖以才言其實指自暴自棄者大
 要孔子是言其不知學程子是言其不肯學惟其不知是以

不肯惟其不肯是以不能同處蓋在此然亦不可強以為盡
合也還要公心看他○三品○堯舜禹稷與之為善則行
驩堯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樂
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子莘紂之宗侯紂之與之為善
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之桓公管仲相之
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禮樂不專指絃歌惟以其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絃歌特
禮樂中物事耳○絃歌相連字歌必叶於絃歌如是絃亦如
是○夫子莞爾而笑句絕曰字連下笑者內喜之也喜之是

真則其心戲是假設以試其實見何如耳○夫子莞爾而
笑云其心則深喜其辭若有譏焉實反言以戲之以觀子

游之自信何如耳非虛戲也○夫子莞爾而笑者以衆人多
不能用禮樂為治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當時孔子平說子游於此引之重在下
句如會講云我今為武城宰亦君子也所宰武城之民即小
人也此說穿鑿子游豈是至武城方學道如此便是以政為
學而子路之所以見責於夫子者也大意只云人人皆不可
不學耳○君子學道則愛人言學道方能愛人也豈臨時學
道臨時愛人耶又不可以教民禮樂為愛人讀書最不可牽

四書家引
強○大註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此只是貼本文兩句
虛說不可入武城事下文方言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此句自明白了蓋武城雖小然人人皆當學禮樂如何得不
教他

○君子學道則愛人孔子說此時未必專謂禮樂而禮樂固
在其中矣禮樂亦道也故註云何必用此大道○子游為武
城宰只是以禮樂為教不是以禮樂為學也故以子游為君
子學道似泥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此註
可分貼大文惟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則分貼偃之言是也
不可以與然有是言也同例者

○公山弗擾以費畔

陽虎之畔只因季平子卒虎以平子嘗攝君事欲與璠璣葬
梁仲懷亦家臣也以平子立定公而復臣位義不可用此虎
怒之既而告弗擾擾亦止之後因桓子行郊只加敬仲懷而
仲懷又不敬弗擾擾怒遂激虎因桓子逐仲懷諸人而與之
畔弗擾據費時虎又敗而奔齊或在晉矣○以費畔召此召
字難與孟子召之則不往見之召同此召是聘召有禮在也
○弗擾召子欲往者孔子意不在弗擾是欲因此以得魯柄
而大為魯人立紀綱以平天下耳當時此數人據魯邦域之

中而畔若不得他馴化魯未可為也故夫子始欲往

子路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已而已矣又何必公山

氏之往也註弗擾季氏宰不解公山者以下文有公山氏字

在也○子曰彼惟不來召我則已夫召我者豈徒然哉意者

必用我也當此之時如有用我者周道將自我而興吾其為

東周乎言東周對西周言也周自文武宅於豐鎬在天地之

西而魯在其東使孔子用於魯則周道其東矣言使魯為東

周也○問吾其為東周乎魯為東周歟抑孔子為東周曰畢

竟魯然興之者孔子也三子言志皆欲得國而治之畢竟

地位也是諸侯之相然其事則君國之事也故孔子只是夢

周公不是欲使魯為天子繼文武而治也孔子用於魯則興

周道於東方是周為西周我為東周也言又是一周也此與

亡秦之續大貉小貉語意相類○問集註於陽貨之欲見孔

子謂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公山佛肸之召獨不然乎曰弗

擾誠意來召却有可以挽回之機若陽貨全用機軌如何可

同

○子張問仁於孔子

○子張問仁而夫子告以五者若無朱子解出心存理得字

何處見得是仁恭寬信敏惠都要說箇心存理得意心存則

理得不可分貼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偽敏則

心不急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矣此答問仁與答樊遲問仁意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有以見於身者言有以見於事者言然皆心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截能行二字直趕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截解必如此解方得明暢耳且大文為仁矣三字實該行五者於天下朱子豈不曉得而只就行五者處截故與孔子異旨邪人自不察奈之何哉心公平貼五者周遍貼於天下小註分心公平理周遍不是○大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此一句通一章解出答問仁之意心存理得在大文

仁字內下文又另提曰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也非是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也方為仁○已不敬則人慢故能持已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誰敢侮予宅心以寬為本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亦不為我所容矣故寬則足以容人而得衆矣已不信則人疑朝更夕改人無所憑准故信則人皆倚靠他惟勤有功作事不敏則苟且因循而百事俱廢矣故敏則有功人若無恩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故惠則人感其惠而易使矣○勉齊之註未當輔氏所謂恭則仁之著諸語及仁之體用字面恐皆非本旨

○佛胥召子欲往

佛肸召子欲往其迹實可疑若回賜則智足以知夫子矣他
 弟子豈都不疑然都不見問而子路獨數數不悅此又子路
 之優於諸子處○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以其能挽
 人也子之往也如之何恐其被挽也○上曰然有是言也指
 君子不入之言也謂之不曰不曰者言我向日固有不入不
 善之言也亦獨無堅者磨而不磷白者涅而不緇之言乎○
 不曰不觀堅乎磨而不磷而曰不曰堅乎云此必亦孔子
 所嘗言也言吾固有是言矣又獨無此言乎吾今日之欲往
 爾當以此言律我而不以向所聞者泥我也○春秋首書春
 王正月胡氏傳曰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

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此其證
 類也如何為磨而不磷如何為涅而不緇大槩是言德之盛
 而人莫之挽也德之盛內自有過化存神之妙有伸縮變化
 之機○涅染皂物謂染皂那物也以染字五色皆用得涅則
 只是染黑故曰染皂也皂字活非謂染那皂物也○磨而不
 磷便見可往若不往便見匏瓜之繫而不食矣為其無變通
 也即是上文子欲往之意若能挽我則不可往矣○堅白
 磨涅分明都是借喻說有以德之堅白言者作實說了如此
 則磨磷涅緇等語都說不去○吾豈匏瓜也哉一說言其伸
 縮在已去就得以自由如此則與上文意思少異蓋佛肸所

以不能浼我者，以我堅白故也。若依此說，則又是以我能隨時應變，彼不得而浼我。又一意了。堅白二字，亦不必於聖德說。如何是堅？如何是白？既如此，則人之浼之者，又何如匏瓜繫而不食，如長沮桀溺輩正坐此。聖人斯言，似亦意有所指者。○吾豈匏瓜也哉！此節再不解，意者以正意都在上文不能浼已內了。○匏瓜只是一物，此是指摘起底匏瓜，故言繫非在蔓之匏瓜也。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知，生物為愛人，也不曰愛人，而曰生物見聖人之仁，同乎天地也。

公山佛肸之召，夫子始欲往者，蓋皆權詞遜避之意。而子路不諭，輒不悅而有言。夫子固難於顯言也。姑應之云。亦是

一有此理也。愚意聖心尚未白於千載之下。○或問虎與不狙，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而孔子則不見，不狙召而孔子欲往，何也？蓋不狙名為叛臣，勢不得來見聖人，故欲見而召不害。有向慕之誠，虎既不得見，又瞰亡而歸之豚，則其意愈謫矣。且二人雖皆欲去三桓，然不狙則真欲張公室，特不知非家臣之所宜舉耳。虎則意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以制大夫為自己之利而已。觀於異日齊欲伐魯而不狙止之，虎乃謂三加於魯，則可取見其用心之不同矣。夫子之不見虎而於弗擾之召，則欲往殆謂是歟。

○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夫子直呼子路而問之分明要藥其病以見欲有是德者當務於學以知其蔽也故下文信直勇剛都就子路身上之所好者言曰仁曰智則統言天下大道理之名目故先之也○女言之言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也如恕如仁等皆是一言也六言六蔽謂一言一蔽也相連帶說蔽遮掩也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及其全體也如其蔽也愚則其仁亦一偏之仁而非正經全體之仁矣餘倣此○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類正所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者也○六蔽俱在不好學之後若好仁等而又好學則無此蔽矣○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記載皆學也此

章可與直而無禮則亂章參看亦與孟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意同○仁者必不愚智者必不蕩此是慕仁智者之名而好之都不知明理故有此蔽而好仁未能仁好智未能智也○好仁不好學則有不當仁而仁者矣惟學以明其理理明則自無此蔽而仁其所當仁矣愚謂愛人而失已也○好智不好學則為索隱之智而有窮其所不當窮者矣其蔽也蕩猶言其失也蕩總是失之蕩也不可謂為蕩所蔽此說當更詳蕩用心於虛無之地也謂窮高極廣而無所底止窮高直說極廣橫說語意自有着落○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大凡言必信行必果則不顧義理只要我信而於人之利害有不

恤者矣。賊謂傷害於物，不可只說害事。說害事不喚做賊，賊者害人之名。要得此意，出大抵只要自家信便，顧不得他人利害，便至害人矣。言物者，兼人。

○好直不好學，則訐以為直而絞矣。為其無含弘寬緩之意。南軒謂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最切。○好勇不好學，則不知義理，徒恃其血氣之強而橫行作亂，必矣。○好剛不好學，則凌世傲物，軼蕩不羈，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管着前後所謂躁率也。獨解狂為躁，率見得不是，志大言大之狂，剛惡也。剛就體性上說，勇就敢為上說。

○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

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下文多識字如何兼知行。

○可以興，謂詩可以感發已之志意，可以觀，謂詩可以考

見已之得失也。可以群，謂詩可用於群也。可以怨，謂詩可用

於怨也。以下皆據詩言。云而見其當學以學詩之法為聖

人意者非也。如此則當云：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然學詩

又有法。云而大文幾箇可以字都說不去，惟其和而不流，

故可以羣，惟其怨而不怒，故可以怨，惟其人倫之道無不備，

故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又該載有許多名物，故又

可以資多識，此說長也。○感發志意，考見得失與羣怨皆屬

已事，此數句皆言學詩之有益於已，以見詩之當學。味考見

二字分明是因詩所美所刺之得失以考見已之得失○可
 以羣以其和而不流也可以怨以其怨而不怒也獨感發志
 意考見得失二句是正貼興觀二字不可作以其說今人說
 書或都作推本說者固不是或都作正貼說者也不是如何
 說可以怨而不怒可以和不流為是正貼耶聖賢解書隨
 文隨意豈若後人推本則一例推本正貼則一槩正貼今人
 有見者亦不如此○詩有善有惡故可以興有美有刺故可
 以觀○關雎性情之正鄭衛淫奔之風誦關雎鄭衛之詩則
 可以感發志意二南王化大行黍離王教始衰誦二南黍離
 之詩則可以考見得失○君臣之情雖通而君臣之分自有

也天保之祝君鹿鳴之燕臣_三誦之則知和而不流矣如凱風
 之於母祈父之於君雖有淒怨之聲而無憤激之意誦之則
 知怨而不怒矣○凱風之怨親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
 七子自責猶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是怨而不怒矣祈父之
 怨君只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祈父軍帥也不敢
 斥王也是亦怨而不怒也○誦蓼莪之詩則近而事親之孝
 可得矣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誦四牡之詩則遠而事君之
 忠可得矣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關雎鳴鳩駟虞白駒之
 類葛藟行菜苑柳棠棣之屬則鳥獸草木之名亦由是而可
 以多識矣○由是而觀人而不學詩則無以興無以觀無以

羣無以怨邇無以事父遠無以事君且於鳥獸草木之名亦有所不知然則小子亦何莫學夫詩哉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章

此為字專指誦詩正與孟子高叟之為詩也同與上章何莫學夫詩之學亦同○周南召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而人之最切者也於此而不治則身且不知脩家且不知齊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况能及遠乎如云州里且不可行况蠻貊乎意故曰正牆面而立正牆面而立正謂近處不可行也○不為周南召南則身且不知脩家且不知齊何望其能經邦而濟世正君而善俗哉○註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有

知行意○正牆面而立此正字可以證易經正位居體之正字

○子曰禮云禮云章

敬而將之以玉帛和而發之以鍾鼓則有本有末禮樂之正義也當時人只以玉帛之屬為禮鍾鼓之屬為樂故夫子發此○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見得徒事玉帛者不足為禮必敬而將之以玉帛乃為禮也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見得徒事鍾鼓者不足為樂必和而發之以鍾鼓乃為樂也○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盡天地之內道理只消禮樂字都蔽了○且如置此兩椅椅倚也謂之椅者人之所倚也身所掛倚

也○程註必相統屬禮也必相聽順樂也又見綱目第四十
六卷之二十一葉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條下胡
氏註○破云聖人嘆禮樂之為禮樂有非末文所能盡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章

色厲而內荏色對內言凡形於外者皆是如論篤亦色莊也
此以當時在位之大人言故曰譬之小人○言今有一等人
色尚嚴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為一般而內實柔弱其於
利而怵於害如此之人無實於名而常畏人知譬言之於下人
其猶那穿窬之盜也與蓋穿窬者內懷為盜之實外飾非盜
之狀都是怕人看破他的意思○大註無實盜名而常畏人

知者蓋此等盜名於世而畏人知猶穿窬者盜物於人而畏
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二字都要體認鄉者鄙俗之意鄉人之原見其非士君
子公論之所在也原者謹厚之意其實未必能真謹厚只是
同流合污不立異於人瞞得人人都叫他好耳若果端的謹
厚則何惡於原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似德非德則亂
乎德矣孟子只言似德非德德者中庸之道也又云天下之
正理○一鄉皆稱原人焉是人皆以為德只是如此了豈不
亂德○德之賊也賊字只把害字替他不作盜賊之賊又有

小異

○子曰道聽而塗說

道眼下路也塗是前頭路謂才這裏聽得到前頭就說了○於此有人路上才聽得一句善言不知存之於心以行之於身乃到前頭就與人說了如此則只是以資口說而已何有於我哉德之棄也蓋實有心於進德者聞一善言他自能蘊蓄於不言之表而潛玩其理踐履其事自不輕於口頭說過○所貴於聞善言者以其欲行之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何嘗只恁騰口說而已○德之棄也德字以行道得於心者言謂所得也德之賊也德字以道理之正言如所謂

德善之類二德字小異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者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也方其富貴權利之未得也則躁急心熱千方萬計只思不能得之及其富貴權利之已得也則戀位耽寵為深根固蒂之計只患恐失之夫事君而至於患失之則何事不可為哉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夫鄙夫患得患失而至於無所不至如此與之事君徒足以賊吾君而病吾國耳與之事君可乎自其未得之也至無所不至矣盡說鄙夫之為鄙夫者如此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哉蓋仕者都有同寅協恭的人如泰之君子固拔茅而連茹否之小人亦拔茅而連茹○鄙夫云云者言不足與同心戮力以佐邦家也如漢之內魏同心輔政唐之房杜姚宋亦戮力以興唐又如古者九官相讓十亂同朝皆有與者○鄙夫庸惡陋劣之稱謂其卑而陋也大抵論人識守最重而識尤為重無守由無識或識未透也○吮癰舐痔○吮癰舐痔癰背病也痔後病也雲峰以吮癰舐痔為柔惡舐父與君為剛惡者來不必分剛柔只分小大但是能吮癰舐痔者必能舐父與君凡計利自私之心乃舐父與君之原吮癰舐痔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許昌斬表之許昌名斬是姓表之字也

理中載朱子曰胡安國學問多得穎昌斬表之啓發後得之上蔡為多安國之子五峯先生嘗著知言伊洛淵源載胡公行狀有曰胡公入大學同舍有穎昌斬表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竒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知識益明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章

氣失其平則為疾疾身之疾也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以其亦失其平也或是之亡或者不敢決然之辭○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肆廉直是也只是無學問以變之耳若夫蕩忿戾詐則是習而然非氣稟之偏矣此不可不辨潛室陳氏之說

所以害道也。陳氏以孔子主氣數言，不知孔子是主習俗言也。三疾不可依，雲峰分知行此章大槩，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都是傷俗之言。○狂矜，愚疾之名也。曰肆，曰廉，曰直，疾之實也。曰蕩，曰忿，曰詐，肆廉直之流也。○狂矜，愚本指肆廉直言，其以蕩為狂，以忿戾為矜，以詐為愚者，以今人言也。其實不得為狂，不得為矜，不得為愚，故曰或是之無也。今之疾亦非古矣。○不拘小節，即志願太高，便會如此。○肆是近處肆蕩，則遠去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者稜角峭厲而已。○廉只是有稜角，莫依朱子小註分義利說，與大註稜角峭厲之說相背。○愚者暗昧不明，直則徑行自遂而已。○詐如何謂

之愚行險僥倖，挾私妄作，未有不蹈於禍者，則亦愚而已矣。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凡天下之理，真非者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能惑人。以色之似者言之，紫似朱而實非朱，故惡紫之奪朱也。以聲之相似者言之，鄭聲有似雅樂，故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夫天下之是非自有定理，非可得而亂者，惟利口之人，舌端變化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或不之察，則為之顛倒，而邦家亦由此而覆矣。其可惡孰甚焉。利口能奪正理，故覆邦家。○上二句起此一句，上二句末用也字，下一句末用者字。○非朱而似朱，則能奪乎朱矣。非雅樂而似雅樂，則能亂雅樂矣。佞人

口書蒙引 卷之八
殆故利口覆邦家不必以覆邦家對上文奪朱亂雅樂說孟
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此却對得覆邦家雖亦是利口之
害然又深一重了○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能倒置
得是非惟其能倒置是非是以能覆邦家○惡朱之奪朱也
莫依語錄孟子分明引孔子曰惡似而非者云惡紫恐其
亂朱也豈此處作奪字便說過了朱就奪了朱耶○孟子引
孔子言似是而非凡六條總是起那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一
句論語記孔子此三句上二句總是起下惡利口之覆邦家
者一句依此看來三句分輕重昭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章

以言語觀聖人如何樣曰是尋常聽得聖人說如何為仁如
何為義他然後從此去求聖人之所以為仁為義處殊不知
聖人一動一靜無非教之所在善觀者當自得之不待聖人
一一以言語指陳出來也如顏子便不如此○惟其徒以言
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
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雖能以語言觀聖人其實所以
觀之者亦未真實到精微蘊奧處此必然之理○四時行焉
時推一時時時自不昧其候百物生焉物各付物物物自不
踰其則豈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何聖人之道一理渾然
周流於日用之間而泛應曲當在學者潛心以觀之耳不可

依輔氏以天理發見貼百物生流行貼四時行其以發見安
 在流行之上亦自有理○妙道精義依孟子配義與道註少
 有體用之別妙道精義之發發謂發見不是妙道精義在內
 面却發在動靜上○聖人一動一靜註都在天何言哉四句
 外貼聖人一動一靜都就不言處說○此亦開示子貢之切
 惜乎其終不喻也然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
 依新安謂無由早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終字只在
 此一時非蔽其終身他日日月之喻宮墻之譬天階之辨是
 亦窺得有天何言哉意不然如何勉強推崇得至此○夫子
 發此以警之不是自珍重有吝教之意只是喚醒他使知所
 以體認吾道而不徒泛泛然領解於言語之末耳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一日欲求見孔子想當時必
 有以得罪者所以孔子托疾以辭之然既辭以疾矣俟傳命
 者方出戶則又取瑟而歌使孺悲聞之而知其非疾也夫孔
 子於孺悲之見本非疾也而辭以疾絕之也既辭以疾矣又
 使之知非疾警之也此所謂不屑之教誨乃所以深誨之也
 ○取瑟而歌取瑟而絃歌之也○南軒以為使將命者聞之
 非也將命者自是孔子邊人方其辭以疾之時將命者豈有
 不知其非疾而必取瑟而歌方知邪自是使孺悲聞之其曰

將命者出戶者見其當時下就取瑟使歌聲徹於外為孺悲所聞耳豈有人客帶人直將命到主人居處處耶若此則只辭以疾將命者亦曉得是無疾了

○宰我問三年之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只到期年亦已久矣為何蓋居喪則不得習於禮樂夫君子三年不為禮則曠廢日久而禮必壞三年不為樂則曠廢日久而樂必崩夫喪必三年其害有如此者以一年言之穀之舊者已沒新者又升且鑽燧以取火而四時之火隨時迭改由此言之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矣又何必三年此兩條言三年有妨一年自可以止所

以盡上條期已久矣之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三年字輕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以歲一收之田言如今年正月至明

年正月固是舊沒新升如今年十二月至明年十二月亦是

舊沒新升春取榆柳之火云春火之在榆柳者旺也

故榆柳青木色棗杏赤火色桑柘黃土色柞櫨白金色槐檀

黑水色四時之色也○周禮又二季夏出火民感從之季秋

內火民亦如之註季春則火星見於建辰之月因出之以宣

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季秋則火星伏於建戌之月因內

之以息其氣雖鑠金焚薙不為也○方長不折如何於季春

烈火焚萊斧斤以時入山林如何季秋焚薙○朱子小註云

夏季又取一番火者土旺於木故再取之蓋春木夏火秋金
冬水四時既各取火土旺中央季夏十八日內却有上在雖
四時而有五行故一年五番取火○鑽燧謂鑽取那燧以改
其火故註曰取火之木非取火於木也凡木中皆有火燧是
也故取其燧之火以傳鑑曰燧人氏鑽木取火此又一說○凡
木皆有燧燧者火之所在也鑽燧謂鑽取其火非但取其燧
萌而已改火者改舊用新也說改火便兼了四時註春取榆
柳之火此火即燧也既取此火却以木傳之而所傳之火皆
榆柳之火也未知是否看鑽字當不虛○古人鑽燧改火者
對時育物之道參贊化育之機也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天
地位萬物育○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云有所
疑於心而不敢強焉耳此說固忠厚然不知宰我獨以此為
疑是如何則其心可知矣

○食夫稻

此且槩言汝於父母之喪三年之內食稻衣錦於女安乎自
始喪至大祥之內皆是如此集註意自平正○註是按禮云
見得三年之內總無食稻衣錦之理其註皆一食一衣詳之
自見既殯其食也粥其衣也粗衰既葬其食也蔬食水飲其
衣也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其食也始用菜果其衣也練冠縗
緣腰經不除是皆無食稻衣錦之理○食夫稻謂食稻飯也

粥不與焉此二句總說三年之內如此於女安乎言於汝心安否曰安則不察其心而自以為安於食稻衣錦耳○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者心不安也聞樂不樂者心不安也居處不安者心不安也惟其心不安於此故不為也為字指食稻衣錦言拔萃解為字是短喪不是食稻衣錦不知期年之外即食稻衣錦便是短喪况為字即食稻衣錦於本文為切○食旨不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不必俱與食稻衣錦相入也為字承上汝安則為之應下文汝安則為之二為字意皆同○予之不仁也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此仁以性言愛親以情言所謂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者朱子

此註曰由曰故是如此說然只就愛親之薄說他不仁不做推本說似亦可且愛親以情言仁以性言人性皆善豈有不仁者若曰由其仁故愛親之厚却使得不知朱子何以如此解且上條此夫子之言也一句亦似不必下蓋本文雖無曰字兩箇汝安則為之且食旨不甘亦誰認作宰予說耶又前條取尹氏短喪之說一段替宰我回護此語亦可不集而又置在圈內似不可曉且其曰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此句尤不可曉夫子上文既責之曰女安則為之云矣宰我何至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乎聖人只是深探其本而斥之耳愚此說則所謂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

為也。倘朱子再詳集註，此等當削去。○愛親之薄，就安於食稻衣錦，否喪不三年，上說不仁者，以其心之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天下之通喪，謂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除是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便罷。既有三年之愛，如何却無三年之喪？以此見予之不仁。○孔子三條話，一節深一節，第二條見得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第三條見得，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能安於食稻衣錦，以見喪之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於期年也。孔子此三條始終，只是要喚醒宰我，而使自得其本心，絕之雖甚，責之雖嚴，而此意終有不能自己者，所以為聖人也。孟子所謂亦教之以孝弟而已者，亦此意可見。聖賢自非常。

○子曰：飽食終日，博局戲也。局，限盤也。依詩學古者，烏曹作博，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采。大意如今之擲骰子，有箇圖圖中有鳥獸位，依詩學後說，骰只當作投。陳思王博，陸謂雙陸也。博經云：陸六博者，六棊子。白六棊子，黑通十二棊子，即魯齊王氏註所謂六棊十二棊也。○難矣哉！兼無以入德，終有患害，說蓋飽食而一無用心，則妨功廢業，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矣。○夫博奕不可為者也。然為之猶愈於無所用心者，則人可以無所用心哉！蓋非教人博奕，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章

子路勇則勇矣義則未也故夫子答之如此所以救其失而進之也君子義以為尚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為尚只專說義合義勇亦在其中下節云都去了○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此非竊盜而已強盜剽賊也是須見勇意夫有勇無義之害一至於此則夫君子可不尚義而徒尚勇乎○三箇君子當分別君子尚勇與君子義以為尚此二箇君子皆以德言君子有勇而無義對下小人說則君子小人皆以位言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 章

子貢問意謂君子於人無不愛不知亦有所惡乎子貢蓋心有所惡也故以盾之夫子子曰有惡夫人固不能無惡蓋隱惡匿瑕者君子仁厚之心也若見人之惡則詭詭然當諸口樂得其短而攻之是誠何心哉仁厚之心絕無了故惡稱人之惡者凡居人下須要有忠敬其上之心此亦天理也且如上人有過尚當為之拚况無過而以已私謗之者乎是無忠敬之心矣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人固不可無勇然勇必合禮而施於其所當施勇無禮則為亂矣故惡勇而無禮者人之作事必先明義理審時勢果可為然後決然為之便不至窒滯若都不度理勢果而窒焉則妄作矣故惡果敢而窒者

果敢而窒是自已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必見窒矣○
 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而窒就作事說○賜也亦有
 惡乎夫子以子貢問有惡知其必有所惡也故問以發之觀
 夫子之所惡如彼子貢之所惡如此此皆惡其所宜惡而合
 乎天理人心之公者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微以為知伺
 察人之動止而自以為於人之情偽無不知者也不安分不
 循理而恃其血氣之強以下凌上以少奪長而自以為勇者
 不遜為勇也專好攻發人之陰私而略無一毫含蓄之意自
 以此賣直者訐以為直也○微以為知小慧之知也不遜以
 為勇無禮之勇也訐以為直以曲為直也○不要作夫子所

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也觀註惟仁者能惡
 人可見○惡微以為智者三句不可以為似知仁勇而非者
 直如何貼仁字近時學者之弊如此處最大害所謂驅率聖
 言以就已意使子貢當此時又加一惡矣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

養猶待也○近之則玩狎矣遠之則踈斥矣二者皆非君子
 所以待小人之道近則失之不及遠則失之太過莊以涖之
 不近之也慈以畜之不遠之也蓋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
 則有善養之道自其近不遜遠則怨言之固見其難養自其
 莊以涖之慈以畜言之則無難養者矣聖人言此以見常情

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犯而示人以當思待之之道便不至不遜而怨也非特患其難養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章

四十成德之時成德者以此為斷人年至四十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矣於此而見惡於人則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終不及改其亦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經可見箕子之囚比干之死則不可知

其先後然以事理度之箕子之囚在先彼時紂怒未甚見諫者猶只囚之耳至後來比干諫則紂之忿嫉已甚遂殺之至殺比干時武王之兵所以隨至也故泰誓聲其罪曰剝喪元良賊害諫輔是也且箕子之諫時已自揀死了偶然紂怒未甚故只囚之耳然則論語此三句非特其事之難易可見其去留死生先後之期亦只此為據矣朱子或問從史記不必用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章

孔子此句真萬世之公案蓋當時此三人或死或不死或去或不去疑於此是則彼非伸此則屈彼者故夫子即其位揆

其時而原其心而直斷其為同出於憂君愛國之心迹雖不同心則一也此等公案非孔子誰能斷之如夷齊之無怨泰伯之至德武王之未盡善皆非聖人斷不敢於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也今且虛心讀此文上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三人者分明不同矣而孔子一之曰殷有三仁焉是少義理多少意味然當時三公者亦已各自認過其曰自靖自獻于先王三公之心直可負之青天白日照耀天下與來世矣○至誠惻怛四字孰重曰至誠重然以惻怛為主此處仁主於愛言千載之下當想及三公當時一敗憂苦之意微子之仁憂國家之失祀也箕子比干之仁拯

其君於危亡也何嘗嘒乎愛之理曰不嘒者似嘒而實不嘒也與中庸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之不失同意蓋以迹言微子則遠禍而去之愛荷篳箕子之狎狂而為奴近乎怨比干之死一發索性以彰君之暴似無委曲保全之意然同出於憂君愛國之誠心仁孰加焉由是而觀則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矣○至誠惻怛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此仁字重在愛之理上然惟不嘒乎愛之理則有以全其心之德矣○三人之仁者來看去孔子只是取共同一憂君愛國之心也無他深奧然細味之仁道豈易全乎○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大哉言乎一言而三子之心曰天下之論定矣不然後之人於是三子必有所軒輊予奪於其間也厥後孟子得此意故其論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云○孟子曰皆是也又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孔氏家法也○先儒非有所為而為之意者來孔子本意未及此○或曰聖人無死地若使處此干之地將不死乎曰此未易言也只恐聖人當此境又自有旋乾轉坤之事不坐而與天下共斃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章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或諷之者曰屢擯不用如此尚未

可以去而之他乎惠曰我之所以三黜者只緣直道耳夫直道而事人則直道難容徃徃然也焉徃而不三黜然尚枉道而事人則枉道易合在魯亦自可矣而又何必去父母之邦為夫柳下惠三黜不去云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此所以為聖之和也下惠此言晷曉或人以不去之意而自許其終身直道矣此所以終在逸民之列也○先儒謂據下惠此言便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徃此便是他不恭處最是在聖人則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為之事矣然未可以少貶下惠也孟子曰君子不由也願學孔子之意○夷惠尹三公當時皆自以為其制行得時中之道

矣○士師刑官○書經舜命皋陶汝作士師士刑官也師其
官之長也其屬又有鄉士遂士之官

○齊景公待孔子章

齊景公之待孔子也其言曰若必如魯公所以待季氏之禮
待之則吾不能矣當以魯君所以待季孟二氏之間者待之
既而又曰彼雖賢矣惜乎吾老而不能用也夫以孔子之聖
使景公以季氏待之亦何足為過然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
亦未為薄但孔子之所以留其國者冀其我用以行其道耳
而曰吾老不用則雖禮遇之隆亦何取哉故孔子去之然此
言必非向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也○程子曰

季氏強臣君待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愚竊謂湯之
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堯與舜迭為賓主使
景公以季氏待孔子似未為過而乃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
少殺矣故大文豎此一段說話夫豈無謂而曰不係待之輕
重哉孟子曰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如何說不係
待之輕重且孔子行三字實通承上文蓋豈止專承吾老矣
一句朱子所以取程子之言置在圈外耶○當時只待以季
孟之間而不曰吾老矣不能用孔子猶未決於去也惟不能
用之言既出孔子復何俟哉此所以果於去也景公不能用
之意蓋自於晏嬰

○齊人歸女樂章

孔子用於魯駸駸然日有治強之勢齊人懼直歸女樂於魯以沮之當今辭受之權在季桓子季桓子受之於是君臣之間荒於聲色而怠於政事三日不朝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故孔子行此孔子去魯之本意也以孟子參之方知郊不致膳俎者直托一事耳○當用孔子時而受女樂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齊人歸女樂只說歸字不曾說箇歸桓子則知君相俱有而季桓子受之亦為魯君受之矣三日不朝者君三日不視朝臣三日不往朝○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不可分三仁為仁柳下惠以下為賢折衷亦難以折衷

三仁三仁自是當了故朱子曰若三仁則無間然矣孟子曰不信仁賢此仁賢是相連字朱子以其此下便說孔子事故綴之於此非總上章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

楚之狂人接輿者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兮鳳兮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何時也而猶不隱何其德之衰乎且向日之不隱已過之事今不可諫矣然來者之日猶可追那向日之失及今庸不可隱乎已而已而如今就可隱去了今之從政而不隱者危矣味接輿之歌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接輿

四書家引 論語卷之六
此輩人亦甚高除是孔子方可道他不是○孔子時在車中
聞其歌遂下車欲與之言而接輿自以為是不欲聞其言趨
而避之孔子終不得與之言○夫以此等人天資氣節之高
使聞孔子之言其有不幡然而悟者乎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長沮桀溺二人相與為耦而耕時孔子自楚反乎蔡過其所
耕之地孔子以濟渡未知安在使子路往問津焉本子路御
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長沮因指孔子而問曰夫那
執轡者是誰子路曰是孔丘長沮曰正是魯國孔丘邪曰是
也曰他人容有不知津處若是孔丘自知津而無待於問矣

長沮此言以孔子數周流也蓋長沮是托此以拒之本是心
不然孔子之周流而不遂隱也觀其辭意亦何等人物了子
路以長沮不答又轉問桀溺想當時子路之間長沮桀溺必
見長沮與子路問答之言桀溺必聞故不問孔丘而獨問仲
由且其辭語意思又較從容得多○桀溺曰我看來滔滔者
舉天下皆是也無一可與有為者而將誰與變易邪言欲變
易誰耶且彼在魯不合則去之齊之齊不合則去之衛之楚
此處不合則去彼處彼處又不合則又去之一處此則避人
之士也子以為滔滔天下皆是舉世皆在所避矣且汝與其
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此又諷子路何必從孔子

周流之意也於是耨而不輟亦不告以津處○人字狹世字
盡安人安百姓治人治天下國家皆如此分○除鳥獸是飛
走之屬則不可以同群矣彼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則吾所
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如之何
絕人逃世以為潔耶且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殊不知若
天下有道則立不用變易之矣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
之耳此皆反桀溺之言然一人所見所執實同反桀溺而長
沮亦在其中矣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章

杖所芸之器杖頭必鋤槩謂之杖耳方知耨字訓覆種不是

鋤耨之耨後來所謂耨者是其用而名其具也蓀竹器蓋
籃也植其杖植立也蓋荷蓀始至杖猶未植也今始植而芸

○子路問曰子見吾夫子乎丈人蓋知其為從孔子遊者乃

正辭以責之曰汝於四體則不勤於五穀則不分徒遊手遊
食而已而乃問夫子於我我知孰為爾夫子邪遂植其杖而
芸荳竟不答他○仲珠曰不勤不分是責其不事農業孰為

夫子是責其從師遠遊也○子路聞其言知其為隱者遂拱
而立拱而立即敬之也不必說心敬之故拱而立然拱而立
亦由心生丈人於是止子路宿於家殺雞為黍而食之且使
其二子出見殺雞二字不對為黍說言為黍安排飯也言殺

雖見其盛也。○明日子路辭丈人行既見孔子因以丈人昨日所責之辭不答之意及所以相待之禮為告。○至則行矣行者只是出去逆知子路之必將來故先去之其家猶在也。但子路若等他他終不肯見矣且子路與夫子在行中又如何又等得他他決是不肯見了朱子以為先去之以滅其迹。○丈人既不得見矣子路因述夫子之意而言曰夫出仕以事君者義之所在也不仕則無義矣且彼於二子相見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而以長隱為高則廢了君臣之義矣且夫長幼之節固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耶夫凡欲潔身而遠逃則於五品之人倫俱廢了彼蓋欲潔

其身而不知君臣之大倫亂矣故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君臣之義使無廢也若夫道之不行則固知之矣但不忍廢君臣之義耳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如此則君子於仕亦急矣然一則曰義二則曰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云狗祿也使丈人不去子路得而見之其所告之言必無以加此矣惜乎丈人之不聞也孔子使子路反見直是要他聞此言。○按此自不仕無義至已知之矣皆是反覆言君臣之義不可廢而自長幼之節至已知之矣又皆以申明不仕無義一句。○仕如何則行君臣之義蓋仕事君也以臣事君非義而何莊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義

者制事之宜自君臣言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有義存焉此非本文之義但義字却是如此○按朱子小註說義字亦太偏於去就上說如此則曰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去就之義也似亦難說恐未可據但要得義字意思在蓋君臣主義便理是如此味集註自見初不主去就說事之可否就行事說身之去就就進退說○提長幼之節引起君臣之義者因其所明以曉之也○不仕無義泛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指丈人說兩句似重而實不重南軒正如此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即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意不然則舍人類而群鳥獸矣故集註兼解朱子雖兼解然字路只是指君臣蓋君臣父

子五者之屬皆大倫也豈有潔其身連五倫都沒道理如丈人見二子則父子固在有父子則有夫婦矣如耦耕則亦有朋友○子路後來此言是向人說底但不知是因丈人不見就在彼處與人言耶抑反來見人而言之邪皆不可知若以為子路只述夫子之意如此畢竟是述在何處豈述在論語書邪然終是可疑故集註又取國初本所記附之於後○隱者為高仕者為通為字不必依饒氏作作為說○決性命之情以養富貴謂越了道理以求富貴也決如水之決防而出也性命之情情之正者也○丈人非姓字也如石門荷蕢之流丈人老人也不得其姓字亦不知既止子路宿見其二子

安得不知其姓字耶然以後來滅跡想起他終是不說姓字
○此篇記仁賢之出處則文人之流朱子亦以為賢者後人
如何可輕毀譽耶但惜其不知聖人耳○子路問津自楚反
乎蔡也子路從而後即此時也又皆序楚狂之後故知四人
皆楚人也○文人荷蕢之徒終是於天命之性上有蔽處故
勇於隱而怯於仕也特天資亦高矣

○逸民伯夷叔齊章

逸民古逸民也孔子下文論列不及朱張不知如何○下惠
雖和中有清是以均謂之逸民夷齊之逃只是遜國當時
若治平則猶可仕也故孟子以為避居海濱泰伯居於吳也

不以逸民列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

古史伯夷傳錄其讓國叩馬二事謂夫子言其不怨以讓國
言言其不辱以去周言黃氏曰抄曰雖夫子發言之意未必
盡然而旨義則過遷史遠矣愚謂不辱以去周言誠是蓋此
章主逸民言也惟不怨專主讓國言則未可知新安以非其
君不事為不降其志以不立惡人之朝為不辱其身此不可
曉大抵一以志言一以身言而辱身又重於降志所謂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也

謂柳下惠少連

註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處亦不必
依李氏分貼且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亦在上章見得三黜
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
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言
當乎事理行合乎人心慮者心之所思也人有心則有慮以
慮言見其合人意耳○旣曰降志辱身而又曰中倫中慮者
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其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斯而
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
善也○以言乎虞仲夷逸雖隱居放言而中清中權也夫隱
居獨善則其身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則其廢合乎道之權

放言自廢自示其不可用也隱居放言比之中倫中慮者不
不同矣○夫此七人不降志不辱身而隱居放言則所可在
隱所不可在不隱矣降志辱身而言中倫行中慮者則所可
在不隱而所不可在隱矣惟我則異於是初無可亦無不
可顧時義何如耳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或曰逸民則皆隱
矣如何如此分不可可曰如柳下惠終無必隱之心仕意較
多而夫子槩以逸民稱之者以其終不遇於世而顯行其道
耳此亦是大疑難○七人各有可有不可不可分孰為可孰
為不可○一說七人者但其言必如此即是有可不可蓋七

人所為皆主於可者也而其不可者亦自可以反見矣且既稱逸民如何又說有所可在不隱者耶○無可無不可者以心言也不以事言也心則無有可不可若事則當自有不可可在安得無可無不可魯既受女樂決然是當去又可以不去耶若魯能却女樂而反夫子則夫子便當還矣此正是無可無不可處若於事無可否何以為孔子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可與不可在矣○仲殊云夷齊只知不降志辱身之為可而降志辱身之為不可在惠連則以降志辱身中倫中慮之為可而不降志辱身與不中倫中慮之為不可下句便說不得去了下條亦然如何說不降志辱身之為不可且不中倫不中慮無所往而可矣其不可者固是也孔子亦惡得而可之耶○謝氏立心造行不分貼本文此本以制行言然行由中出有此立心則有此制行矣○下聖人一等者謂夷齊無少屈也若下惠以下則皆有少屈從權處矣饒氏註最好但不是正解此意却說得夷齊自好

○大師摯適齊章

前只云大師魯樂官而此云魯樂官之長對下文其屬而言○亞飯謂掌亞飯之樂官名耳不言初飯者或太師少師掌之或當時無其人了或其人不去必有掌初飯者然朱子又

曰白虎通曰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則初飯無了然據事情以初為亞以三為四似亦難必○以樂侑食侑勸也脾好音樂故以此勸之今人歌曲以至戲場其原蓋至於此○眼如望羊望羊視也羊善望如云虎視○聖人俄頃之助者樂官識樂之正而不為三桓僭妄者用也諸樂官之所以散去者以樂官失其職也所以知失其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識樂官之正者以夫子正樂之功也看此章者當得此意引此章所以傷今也後列魯公八士二章所以思古也皆衰世之意也然傷今則思古矣思古所以傷今也大抵此下太師擊適齊以下及上柳下惠皆是孔子之言故載在魯論夫子亦以為夫子皆稱贊而品列之

○周公謂魯公曰章

不必以親親敬故任賢用人立說總要見得忠厚之意若衰世安得有此氣象傷今則思古矣

○周有八士章

一母四乳乳育子也謂一產也非指其姝言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此朱子疑出以本文伯仲叔李四字俱雙相是如此似不宜就安在本文說總見周之盛時人才之盛如此今則不可得矣按朱子於師擊八士魯公章或自云未必夫子之言或又引胡說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然終則曰孔

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而於柳下惠章下亦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還主孔子說意多其曰未必夫子之言亦未必耳然是意居多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章

世間惟利害最重今見害不苟去見利不苟就世間惟喪祭最重今祭能思敬喪能思哀則大節無虧其亦可矣其曰思義曰思敬曰思哀皆就士者地位說其實敬哀皆湏不待思而自然方是其可已矣子張意謂儘可了朱子訓曰則庶乎其可似少抑之蓋士者分內事固不止此今日其可已矣則

一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註又曰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

俱是陰補子張言意太急處恐後之學者遂以此為極致也

○見危致命言見危而能不畏死以貪生也見危即致其命

不暇致思也見得思義顧着義也祭思敬兼內外神言一說

思敬懷敬思哀懷哀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伊川

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則此所云誠似失之太快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章

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一理也方其聞是理而未為我有也則謂之道及其行是道而得諸已也則謂之德是德也執之可矣然必執之行然後衆善益集而德不孤是道也信之

是矣然必信之篤然後此志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
然後能卓然有所建立於天地之間而足為世輕重若或以
少有得自足而執德之不弘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不信者
存而信道之不篤則德孤而道廢道德既非我有吾見世雖
有是人也焉能為有世雖無是人也亦焉能為無○執德之
不弘者量之不廣也信道之不篤者知之不真也此與弘毅
自不同蓋信道篤非毅也○此有無不可以道德有無言其
說大謬然其所以不能為有無者則以其道德之孤廢也故
濂溪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而
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可引以解此章之意○子路之

終身誦子貢之以無諂無驕為至執德不弘也宰我之憂為
仁之陷害冉求之自畫而謂力不足信道不篤也執德不弘
信道不篤總是無以異於人故不能為有無○然得於己者
執之不弘聞於人者信之不篤有知行意不然道德不分曉

○子夏之門人章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夏已嘗告以交友之道而門人
復問於子張是必有不足於子夏之言○可者與之謂可友
者則與之友其不可友者則拒而勿與之友如直諒多聞者
可便辟善柔便佞者不可○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亦非是不
可者拒之此其言所以為迫狹○子張破子夏云君子之交

於賢者尊之其衆之未賢者亦容之於善者嘉之於其不能
乎善者亦矜之而何以拒人為且我之大賢與則自不肯拒
人我之不賢與則亦不得而拒人矣此皆以破其不可者拒
之之說尊賢兩句言君子當如此總見可者固與之其不可
者亦不拒之也與下文大賢何所不容異○異乎吾所聞繩
尺論以為聞之夫子非也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此二句非夫
子語意故朱子破之云其論是陳止齋說○賢如仁義實
有得於己者善則方為仁為義者衆只是無以異於人者不
能則有不善之意此二句子張述所聞言也我之大賢以下
四句則方是把子張話來破了上二句虛說○賢勝於善衆

又勝不能略有等第一說賢以德言善以才言不如前說善
不貼才其下文只言賢不賢又該善不能在裏不可以嘉善
矜不能為釋上文之義蓋尊與嘉不同容與矜亦不同子張
何故重複說必各有攸當○子夏之病病在有所拒子張之
病病在無所拒若子夏說出所以當拒者子張說出所以不
可與者亦必拒之則皆無破了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雖是農圃醫卜之屬恁樣小道然其初固皆聖人之制作而
各有一事一物之理存焉故必有可觀者然局於一偏滯於
一隅若以推之天下國家則恐不通就行不去了是以君子

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為也可觀以其理未嘗不在而各有濟於用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

人之為學誠能孜孜汲汲日惟知其所無所無者既有諸已了積至於月又無忘其所能而終不失如此便是無一時而不學而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可謂好學已矣
○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凡所謂好學者皆知有進進不自已之意日知其所無皆以心言功則不外是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子夏云人皆知力行之所以為仁而不知致知亦可以得仁誠能博而學之聞見不隘而又篤志心一於是問不泛問切已者問之思不高思即其近者思之凡此皆致知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此心常存而理之存於我者亦由是而固是雖非所以為仁而仁亦自在其中矣○篤志今人說及此二字多不切又說開去了何以為致知之事故只曰心一於是朱子曰篤志只是至誠慤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篤志堅心也切問切於已也近思近於已也自博學到近思漸說近裏着已來所以仁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非徒事致知者所為也細

思細思○一說博學是廣求此理篤志是定向此理定向之說與朱註異問易泛思易遠人之常情也自非篤實為已者不能切問近思由此觀之子夏之學可知矣新安謂博學是總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此說未當大抵以序言之則先博學次篤志又次切問近思耳學字是對志問思說中庸文言皆然難說提綱如中庸文言學字如何該得力行字○朱子解三仁之仁就理說及心仁在中五者為仁則就心說及理如孟子說仁則解曰心之德愛之理有子說仁則解曰愛之理心之德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工不居肆而在家則幹他事理他物是為遷於異物君子不學則心用在外物上不在道理上用故無以致道此則子夏本意○畢竟居肆與學分數較重然不特居肆而已而曰以成其事不曰學而已而曰以致其道則知居肆者特地是欲成其事非閑居也學者特地是欲致其道非空學也所以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學者求知其理而行其事也致其道者造乎道之極致也亦是做到家之意成字致字重者○學亦有不能致其道者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學字且虛說若實說學道便小道說不得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必文以重其過以重其過四字朱子警人尤切文則重其過矣何也始焉不知慎思而行與理悖是過了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增益其過也重字去聲讀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

君子一身有三變如何自遠而望之則見其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其貌之莊也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矣及其近而就之則其色溫藹然和氣之可掬也即之也溫雖可得而親矣及聽其言也則又非法不道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易則雖可親而不可狎是則君子一身自遠望之是一樣近而就之是一樣及聽其言又一樣此所謂三變然君子豈有意於變

哉蓋其陰陽合德所養者周是以其見於外者自然如此不待有所矯而然也○君子有三變言盛德君子如此莫指孔子然孔子必如此望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指見於面者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必其誠意惻怛而民信之矣然後可以勞其民若未信則勞者非人所便彼必以為厲已也亦必誠意惻怛而君信之矣然後可以諫於君若未信則諫者逆耳之事彼必以為謗已也可見君子之事上使下皆必以信為之本有其本然後可以有為也○信在使民諫君之先○信謂上下交孚故曰誠

意惻怛而人信之。兼人我說固。有己之心。雖出於誠而人未必信者。故本文信字。做人信之說。而其本則在誠意惻怛上。最要細。或以信為己信。固知所重矣。而不知本文信字。主位。○信而後諫。固是然。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又如羅應奎彈李賢一章。雖不見信而有補於綱常。亦非無益之諫也。信而後勞。亦有如此者。如子產為政。初問民。或有欲殺之者。子產亦不恤也。但君子立心切要。他信然其所以致信。非有所強也。誠意惻怛而人自信之也。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言人於君臣父子等之大倫。皆一一盡道。而無越於準繩之外。了則雖於一動靜一語默。及應對進退之間。有未盡合理亦可也。○饒氏謂此章用以觀人。則可用以律己。則不可至言也。子夏本意。却未分觀人律己。此所以有弊。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

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差了。蓋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便見子夏見識高於子游。此篤實之效也。集註依舊用本末。還是亦據子游意耳。子游之意。蓋以大小分本末。似為洒掃應對是末。節正心誠意是大本。云此大學未說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

只作正心誠意○言游過矣只指言語上指他過不必曰言過也過字活套○孰先傳孰後倦此先後是活字言何者則先而傳之何者則後而倦焉蓋以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有可告以大者有只可告以小者譬之草木區以別矣若夫有始兼有卒本末兼舉者其惟聖人乎而今之小子未必皆聖人也安得不且先教以小學耶○本註一以貫之本末都在所貫內此與前章萬殊一本意思小異此只是一時並舉之意○區猶類也厚齋之說不必用彼以區域言若區域分類却不如就草木分類為是○淺深生熟要分辯造到深者又要等熟然後可進以他說子夏此說便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之意○程子五條首一條是發子夏本意後五條是破子夏之意○小視了洒掃應對以矯其偏然此意子夏當時亦說不及此恐亦未必曉得也曉得則亦聞性與天道矣○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此句亦如云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語勢似或疑此只為人認本末為二致故立言如此○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忽於小也且兼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不可不可聖人必無不可不可○程子所謂理無大小者大小以事言所以為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此朱子之言極妙極妙○洒掃應對所以直與精義入神同者洒掃應對其源

四書蒙引 論下卷之六
頭便是天命所在也。雖聖人之下學上達亦是此理。○觀此章者要知大學小學理一而分殊。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二句平說蓋各有所指。上句為已仕者言蓋當時固有仕而不學者。下句為未仕者言蓋當時亦有學而不仕者。集註然仕而學然字說出本文外意或以二說相須例觀者非也。此與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俱是言外意。○看來重在則學則仕上。朱子註意以本文不直曰仕而學而必曰仕而優則學不直曰學而仕而必曰學而優則仕者蓋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

餘耳。此正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語意相同。○新安說仕與學理同而事異處不是。蓋學所以求此理仕則只是行此理非有二理也。故曰理同求其志即守其所達之道達其道即行其所求之志也。事異自然亦不待新安所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以吾觀之喪只極乎哀而止何以文飾為。蓋亦激於當時之節文習熟而哀戚之不足者亦棘子成之意也。故不能無弊而止二字所以為微過於高遠者只是簡略細微之意。細微處簡略則能過於高遠而失之疎薄矣亦須看微字不可說太勁。○合問孝章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

而敬不足子游之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而脫略細微

○子游曰吾友張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者獨彼能之是難能也然而殊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也蓋師也辟再下便是巧言令色鮮矣仁矣可不謹哉○子張之難能處大抵亦務外所為○以子游視子夏則子游為過以子張觀子游則子張尤為過觀其言可知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堂堂乎張也其務外自高如此欲輔之而為仁與則彼之務

外自高無舍已下問之意欲以輔人之仁與則彼之務外自高無惻怛俯就之心是難與之共為仁矣曾子此言蓋就為朋友分上說蓋仁惟務內而平實者能之而亦可以為人所資○於已無體認密察之功於人無切惻觀感之助難與並為仁也合兩章而觀之皆可以見子張之不足於仁處然亦可以見仁為心之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乃可以至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曾子述所聞於夫子者如

此於此自識其良心而已非謂他事俱不能自盡而惟此節能盡其曰人未有自致者也亦指常人言夫常人他不能盡而惟喪親為能盡蓋足以見仁親之心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此厚者之言也噫○若中人以上則不獨親喪為能自致矣凡理所當然者皆所自盡饒氏之說極妙極妙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記之記之蓋乎字有感動人意聖人言人無有不能如此者而不能如此者是誠何心此夫子所以默寓微意也不然只管說人盡能如此似乎無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其他可能也謂生而能事死而能哀皆可能也蓋其父之臣

與父之政固可遵而不可改人之適已自便而以死待其親者雖不可改而亦改之矣而莊子則不然於其臣也父用之吾亦承而用之於其政也父行之吾亦承而行之都不改其臣與其政此實人所難也蓋以其所關繫尤大也○難易亦不必深辨父臣既賢父政既善承而用之行之非惟理所當然亦勢之順而易者也故朱子集註改用善字或者曾子所述於夫子而門人又述於曾子者未能纖毫無間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是以情義乖離而民散矣惟其散也故或迫於不得已而犯法或陷於不知而犯法夫

如是則犯法者民也。所以致民犯法者上也。是以汝出而為士師於辯訟折獄之間。如得其罪惡之情。則湏哀矜之而勿以為喜。蓋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而不忍之意。常行乎法之中。勉齋之言也。仁人之言。蓋如此。舜曰矜哉矜哉。惟刑之恤哉。同此一點生生之心也。○註曰。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此三句在民散久矣之下。故得情則當哀矜勿喜。○使之無道而乖離。則迫於不得已。教之無素而乖離。則陷於不知。失道故民散。民散故犯法。孟子曰。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至切至切。

○子貢曰紂之不善

子貢云。今天下之言不善者。一歸於紂。原來紂之不善。不至如此之甚也。只緣紂自致其身於下流之地耳。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一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致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下流二字。極有意味。○先儒曰。子貢非為紂分辯。其意在下兩句耳。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

章

君子固不能無過。但小人則諱過而不能改。君子之過也。譬言如日月之食焉。何也。蓋方其過也。不自隱諱。人皆得而見之。

及其更也復於無過人又皆仰之夫過而人皆見更而人皆仰不猶日月之食乎蓋日月之方食舉天下人皆得而見之及其復也則所以明照萬國者如故矣人又孰有不仰之者乎○更改以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其註云更之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說或以人皆見之處截非也○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直該到人皆仰之處為是此與孟子文大同小異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衛公朝問於子貢曰仲尼何所從學耶子貢曰文王武王之道未便至墜落於地還是在人彼賢者識見明敏則有以記

其大節不賢者識見雖稍劣亦有以記其小節或記其大或記其小小大雖不同要皆是有文武之道存焉夫子焉所不學如賢者識其大夫子則於賢者而學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夫子則於不賢者而學其小然既無往而不學則自無往而非師矣亦何常師之有○此道字指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非指道之全體也若道之全體則豈盡於賢不賢者所記而已哉且夫子之於禮樂制度皆文武所垂而新安以為列聖道統傳在文武文武又傳在孔子者非本指矣况公孫朝之問亦只見孔子於禮樂制度之類無所不通而不知其得之於誰耳子貢亦只如此答他何暇論到道統去處○謨訓

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事為者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者如此
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體看書須看是甚樣人說
甚樣時說又看是為甚樣事說若只說一道字便要說到二
帝三王之經天緯地處則又何用做古人名字說話或說仲
尼焉學為仲尼何嘗學如太宰夫子聖者與之意蓋以下文
而亦何常師之有亦字為好說耳不知公孫如此問子貢何
須非他且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意思俱閑泛了○大
宰之問意思亦甚小非知孔子者○亦字只是承上疊說師
字只因上學字生大是大綱小是節目未墜於地大凡物至
墜地便失壞了故以為喻○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不比中

庸實體備於已之意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

上只云譬之宮牆而不兼宮室之淺深廣狹言者為何蓋凡
室淺者其牆自卑宮廣者其牆自高此又物理自然故賢人
之道卑淺而易見聖人之道高深而難知○眼中曾見大宮
廣廈而短牆矮壁者乎亦曾見有小窩斗室而高大其門牆
者乎故首只云宮牆而下兼及宮室牆卑室淺字平下文牆
高而宮廣亦是如此不可因此便輕重說譬之宮牆言賜之
道與夫子之道譬之於宮牆此下只說宮牆並無一句實指
說喻體也○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言其不足於深

厚而才美易見也若夫子則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
若愚故難知○譬言之宮墻以下只把宮墻說下文便承言得
其門者或寡矣然則夫子所謂賜賢於仲尼豈故為是揚賜
而抑仲尼也哉正為不得其門耳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觀
子貢此言非其深知夫子之道不能如此推尊非其善於說
辭亦不能如此譬喻也○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明其非宮墻外望所得而見也○須要見得子貢如
何是墻卑室淺處夫子如何是墻高宮廣處禮記儒行篇儒
有一畝之宮註宮墻垣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

叔孫武叔訕謗仲尼子貢曰

云

他人之賢所至有限丘陵

也是猶可踰也仲尼之賢其高莫擬日月也安得而踰焉踰
過也不是躋攀之意如丘陵雖高日月猶在其上便是踰了
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仲尼既是日月是以人雖欲以謗
毀而自絕之其實何傷於日月邪既無傷於日月而故欲謗
傷之適見其不自知其分量耳○詩傳高平曰陸大陸曰阜
大阜曰陵阜土之高而有平陸者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

言君子一言而成智一言而成不智智不智只係於一言之
間言其可不慎乎適者子之言失之不智矣且以夫子之聖

豈可及哉夫子之不可及也莫測其妙直如天之不可以梯而升然何也以其感人者言之夫子惟不得邦家耳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云夫以夫子之神化在人者如此如之何其可及耶此正所謂不可階而升者也不是別一意○立之斯立至其死也哀皆莫知其所以然此便是化不可為處○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不出教養二字夫子之得邦家亦不過此立之養也道之教也綏之立之固也動之道之深也子貢語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處○聖人神化化字與上文化不可為化字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彼是大而化之之化○榮人榮之也尊親之也范氏謂生則天下歌誦亦好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此句只貼到動之斯和處斯字正是感應神速該了故榮哀二字朱子另解在下○桴鼓桴與袍同音浮也桴鼓影響三般意鼓應桴影應形響應聲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

堯曰咨爾舜也爾舜句書云咨有十二牧小異其曰咨禹者同咨有十二牧記者之辭故此首下箇堯曰字○天之曆數在爾躬亦以其德當天心也允執其中又是叮嚀之辭言爾今陟帝位以治天下也要必事事惟信執其中者而用

之不可作推本能執中故知其曆數在躬也若不能允執其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永終而曆數之在躬者亦不為爾有矣此處咨命之辭只是以帝位屬之其實舜未便即位按書堯命舜曰爾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傳云文祖堯始祖之廟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未就受其位也自是齊七政徧群祀覲四岳群牧巡狩封山濬川象刑四罪二十八載之間都是攝行天子之事耳及帝乃祖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正月元日然後舜格于文祖此時始登天子位正與孟子合但無孟子則書經云恐後人亦看錯了方見孟子看書看得精到便如此了

斷得明白讀堯曰者當如此○禹之受於舜亦然故書曰率百官若帝之初舜亦以命禹此處不應說出人心惟危三句集註只云禹謨比此加詳今人講文章亦就依書經講反於本文亦字說亂了且大禹謨允執其中之下又凡九句方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處所謂加詳者此亦是○禹之後大德受命而有天下者湯也據湯誥湯既有天下乃作誥以告諸侯因述其初請命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者我不敢赦而弗誅至於天下之有德者皆上帝之臣我亦不敢蔽而不用蓋其有罪也有德也皆已經閱於上帝之心我惟聽上帝之命而已天討有罪而我刑

之天命有德而我章之此湯自述其初伐桀時請命于天之辭以誥諸侯也然古人質朴如堯舜禹當時尚皆以名稱至湯而后有號至周而后有謚○生名死諱今人謂名曰諱○帝臣不蔽謂聽天命之所歸已不敢利天下而蔽天下之賢也故書咸有一德篇曰監於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少微鑑亦曰湯既放桀退就諸侯之位曰天子惟有德者可以處之亦必有所受矣○又曰天既以萬方臣庶付之於我則我當任其責矣是故朕躬有罪此自朕所為不以萬方也萬方有罪則非萬方之罪也自是我弗克負荷而使萬方至於罪戾耳罪在朕躬又按此段今人都泛看過了前段

重在命德討罪上蓋命討者天下之大事人君之大柄但使功罪各當則天下之事了矣此前段所關之意也○正蒙第十篇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以為天下君已不敢不聽○後段全在自責上說蓋君道之脩否生民之休戚國家之治亂天祿之存亡全在自治與不能自治之間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然桀紂罪民其亡也忽焉豈細故哉此後段所關之意此是成湯以天下自任處○成湯所以自責非獨厚之至亦理所當然也非過也百姓有過在子一人實是如此○武王則曰有罪無罪惟我在湯則曰有罪

有德皆簡在帝心一則以命討任之於已一則以命討聽之於天蓋武王是就作君作師其助上帝上說來故以任諸已成湯是就請命於天以伐有夏上說來所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也故以聽於天然其心一也其道同也噫聖人以天行事耳何利於天下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無以萬方或言不以及萬方者非也無當不在字詳集註自見○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言周大賞賚於天下非人人而富之也惟善人是厚而已按周書云散鉅橋之粟發鹿臺之財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是賚百姓此則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與書不同故又曰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吾人說得實了難說是周有大

賚于天下而大賚之中又獨於善人是加厚焉此說與註反不可用○大抵此下述武王事都是反紂之所行善人是富蓋紂為天下逋逃主凡天下小人皆得志此時君子善人皆不得吐氣故武王伐紂云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皆反商之舊也紂雖有許多至親然身為不道衆畔親離又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正所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意思言至親宜可得力而反畔之我許多仁人豈必皆至親哉書傳云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然則其至親皆不賢者若是賢亦不為紂所用雖用亦在散地不可得力今既不可得力非離心離德而

何此是武王誓師據人事有必克之理也○一說莫做紂至親離心離德說蓋書經離心離德之說在上了此又一重意故書傳亦把與上文兩平解下曰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當從此說○據書經不如仁人之下又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方是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二句人亦都想不得聖人意思出蓋武王如此說是為何蓋是毅然以天下為己任言民德之正不正在我所謂百姓有罪曰我陷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也不然只恁責已何為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人之不歸於善

○謹權量

權者銖兩斤鈞石五權也量龠名升斗斛五量也二十二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斤為一石○謹權量不過取於民審法度如禮樂制度之類可因者因之可革者革之可益者益宜損者損也脩廢官者以其官之廢而不舉故從而舉之也脩字照廢字言不是脩削之脩○四方之政行焉說在外與下文天下之民歸心一般不可謂謹權量云就

是四方之政行此亦因紂時權量無度法度隳隳者百官不職故武王舉之亦反商之舊也○興滅繼絕朱子合解耳其實不是一事小註不是還作二項如無其國者滅國也吾則

開封其國或有其國而國緒已墜絕者吾則再續之封一人使承其緒興滅是其子孫微甚國土盡無了吾則搜訪尋出一箇來封為諸侯繼絕世是其子孫還衆多爵土之遺者猶未盡無我則扶豎起來使重膺封爵以繼前人之烈也○一說滅國者絕世之久者也絕世者滅國之近者也此說與前說相通但不可合二為一為集註三者二字說不去○朱子合解為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蓋以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舉逸民不可說泛了專指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言為其無他事實也此當有事實解他蓋本文是叙事商容是商賢人為紂所擯棄者故書曰式

商容之間禮記以為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殊不可慨故知禮記有出於漢儒之附會○此段亦為紂當時滅人之國絕人之世廢棄箕子商容而不之用故然亦反商之舊也○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蓋滅國絕世其先皆有大功德於民民孰不欲存其後耶逸民有才有德正所當明揚者又孰不欲其顯耶○所重者民食喪祭當紂時民之所以養生喪死者皆有所憾故武王反之○自周有大賚至食喪祭或摘其辭或舉其身湊成武王一段事實○寬則得衆四者堯舜禹湯武王之所同也自此以上不必節節討箇中字無非道之所在也若把中字說便似論語述此有箇骨子一般設使湯

武生在前堯舜生在後論語據其時而述其事又將以何為
貫耶若據學者論道理則安得以湯武所行者為非中耶亦
不可立咨命誓師為主張蓋誓師二字自該不去故楊氏又
着箇與凡施諸政事者一句○大抵聖人道無二致而時位
不同堯舜禹湯武王之所行者即孔子之所講明者也孔子
之所講明者使得時得位而措之亦即堯舜禹湯武王而已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尊五美屏四惡一勸一戒也○大凡惠易費今也惠而不費
此所以為美也以下倣此○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以己之
利與之也所謂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者若以府庫之財與之

則惠而費矣○擇可勞而勞不但播穀乘屋大凡不得已而
鑿池築城行師禦寇是亦可勞也可字要說得活但只是我
之所可勞便是何必指定播穀乘屋言况孟子此句註亦曰
如播穀乘屋之類如字類字包得廣○擇可勞而勞之小註
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此二句不相連出盤庚共如字去聲
此句在中篇言我所以勞女者惟與女同安耳不常厥邑出
上篇言商之先王猶不常其邑于今以五遷矣又註云其究
安宅百堵皆作出詩經○欲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
註以治已言凡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於理便是
仁○凡外物欲而得之便為貪惟仁者吾所自有而當然底

物事故欲而得之不為貪○此欲仁而得仁語勢與我欲仁
斯仁至不同彼是隨求而隨得之意此只是欲仁字重○無
衆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也語意之密如此
能敬則所應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
自敬上來何驕之有○正衣冠尊瞻視非有意於令人畏也
然儼然人望而自畏之此所以為威不猛○不素教之以善
而殺其不善謂之虐凡號令與舉不及戒以速成而遂考其
成者謂之暴或故意慢其令如前而刻期以急之於後是悞
民而必刑之謂之賊總是以物與人也但與之之際吝而不
果此則謂之有司蓋出納之吝在有司則可在從政者則不

可有司為主者守財施予不得自由故可吝若為政者予奪
之權在我除是不當予則一介不以與人若果在所當予則
便以與之如是則彼之受惠者見我有樂與之意自感激效
力矣若當與者臨時却遲回顧惜若不忍舍如此則雖畢竟
是與他彼亦不懷其惠矣此一惡比上三條雖小然亦極害
事故舉項羽以垂千古之訓○有司本非惡字然為政者而
為有司之所為則惡矣○出納正是閔出物以予他時節出
於此而納於彼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義命可相有不可相無不知命則不顧義而避害趨利將無

不至矣尚何以為君子無以為君子失其所以為君子者矣
知命非特泛泛然知而已知有命而信之也此都是事到頭
時是臨利害之際我知命而一惟命之安乃為知命○或以
不知命做一頭言非也此章自是三段不必與三畏章同且註
云君子之事備矣此君子與無以為君子之君子亦不同○
禮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蓋人步
步離不得禮有禮方可以自持○言心之聲也人心之邪正
於言乎見之所謂人心之動因言以宣也知言者亦不是只
泛泛知他言語耳知其言之所以然也如孟子知言說辭知
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然並
亦只槩說人言

子所說廣故註云於凡天下之言無不究極其理而識其是
非得失之所以然且其所說都就說淫邪遁一邊此則虛說

四書蒙引論語下卷之八終

皇矣天命不弔

少雖安得禮有禮方可以自持○言心之齊也人心之私

亦只樂善人言

非特夫之所以然且其所為然故對亦或一敬也與也

于斯言黃姑言云然此天下之言無不突對其無不始其是

